

文 學 叢 刊

小 巫 集

奚 如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小 巫 集

奚 如

有版權

定價金圓八角五分

小巫集

如 奚 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三十集 共六十冊

星 栗子 曼陀羅集 夜景 春風 黃沙 連生篇 小巫集

葉紫 長篇 蕭乾 短篇 陳白塵 短篇 艾蕪 短篇 張天翼 短篇 靳以 短篇 萬迪鶴 短篇 奚如 短篇

髮的故事 巴 金 短篇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 綠葉的故事 蕭軍 散文 橋 情吟 散文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 日出 曹禺 劇本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三十七年十月三版

序

一九三三年我又偶然流浪到上海，想暫時休養一下生理上的衰弱，就胡亂地寫起小說來。

這之前，我住初中住了一個半學期，就跑到那時青年們認為「中心」的K省去當丘八，通過一九二六——二七年的戰事，我都是拿着槍桿創作的。拿筆桿創作這念頭，真是太陌生了。

直到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整整四年裏，我才極倏倏地進了一處「我底大學」，雖說沒有了陽光，但我底「同僚」們却對我傳感了文藝的情趣。我努力看了幾本小說，覺得稍有所得，而久被我埋沒了的一些生活跟一些熟識的人們底面貌，開始擾攘我底沉默，試想學着寫點什麼出來。

這極不相稱的奢望，是到最近三年裏才實現，雖說並沒有一點可以自慰的成績。

我想，勿論在題材上說，在我寫作的能力上說，都是渺小的，實在不足供高人雅士們一笑。

所以我把這本不成樣的集子命名爲——
「小巫集。」

奚如 一九三六，二十二。

目錄

第一課	一
重壓的陰影	一九
送走	五一
公道	五九
兩個拾煤渣的孩子	八三
第十六	一四五
割棄	一七七

第一課

十年前，我跟我底朋友W在B軍校學完了最後的所謂「八大教程」就由大帥府分發到南省K S去服務，給我們兩條無星的銀夾金的肩章，以一個準尉見習官的資格向第二混成旅第一團報到，等候着上司派遣一份什麼工作。

恰巧，K省正捲入劇烈戰爭的漩渦里。爲什麼要戰爭呢？不知道。但總之像咱們這國度歷來軍頭們勇敢的特質所刻於歷史上的紋綫一樣，是一次兩邊動員到五六個師團的省與省之間的大仇殺，而我們這剛到差的第一團，這時也接到司令官底命令——用「戰備行軍的速率，向前方推進！」

「呃，N。不錯，這機會。」臨出發時，W像所有初出馬的少年軍官一樣，對於戰爭顯然有一種處女出嫁時的興奮。「我們能夠很快地地在學校所學的應用到實地

上去，實在算是開始了名符其實的軍人生活底第一課！是的，老朋友！我們要好好地發揮從前教官們教給我們的講義，成爲一個良好的軍人，才不辜負國家的培養！

「對，很對！」

我僅僅用這附和的聲調回答他，實在，對於他，難道還有什麼更其適當的話嗎？當在學校時，他是扛着一個「文學生」受某師長保送的頭銜，出現在我們這羣軍人底生活網里的。他底溫情的靈魂，很明顯地不能跟我們這羣粗糙而且簡單，就活像我們在立正時分外挺出的胸膛那樣一副怪姿態的脚色融合起來，於是他就成了一個常常瞞着渴求跟幻想的，小貓一般的眼睛，獨自在操場邊一棵老楊樹下溜動，或者坐在草地上貪饒地看一本課外的閒書之類。

他是常愛孤獨的。祇有一次，在「打了野外」回來，我們都在寢室里休息，他破例地輕輕把肘臂拐了我一傢伙，用過於鄭重而致成爲孩子氣的口吻問我道：

「N！你讀沒讀過托爾斯泰底小說？」

他尖着嘴等候我底回答。當然，在我，以一個當了五六年的兵之後，才碰着機會挑選到學兵連，然後又轉到軍官學校的人物，除了步兵操典、射擊教範……是我底拿手好戲，甚至可以橫瞞倒背之外，我實在沒有從任何我所讀過的書中發現什麼托爾斯泰這個洋名字。因此我抱歉地搖了一下頭。

「唔，你這傢伙連托爾斯泰都沒領教過嗎？」

「呃，W！你底托爾斯泰到底是些什麼名堂呢？」

「啊！」他口里有味地響了一下，眼內飛躍着歡騰驚絕的火花。「什麼名堂嗎？喝，多着哩？比方說鄰人愛，同胞愛，人類愛……」

他興奮地一口氣說出許多這陌生的字眼——「愛」即刻引起我並非完全因他對我輕蔑的反感，而也是因我從來並沒碰着那東西——「愛」——的懷疑，我不客氣地離開了友誼的場合，很嚴厲地給了他一個釘子碰。

「W！你這愛的專家！」我說。「當射擊教官每天教你怎樣去描準，日後成功一

個絕妙的射手，能夠每次放出一粒子彈，都可以射死一個人；區隊長每天檢查你底刺刀，希望牠不要生鏽，免得戳進人底胸膛里，不能一下子就挖出腸肺出來的時候；而你，哈哈！却嘴巴上掛着這許多愛呀愛的，真是六月天里販烘籠，背時貨……」

他歪着頭對我映動了許久的眼皮，好像想看透我底靈魂。陡然！他用力拍一拍我底肩膀，飛快地聳動着他那端正而且高拱的鼻子，連笑帶說：

「不錯，你是頗有點聰明的傢伙！不純然是一個老營混子！」

從此，我成了他底很親密的一個朋友。

現在，他又說這是個將所學的應用到實地上去的機會，我就不願再給他什麼動搖信念的話，叫他就第一課的戰士生活之前，馬上把昂奮的頭頰然地掛倒在胸膛上。

這第一團底陣容，單從出發時最初一瞬所得的映象，就可斷定它底紀律跟訓練都很馬虎。我很疑心它是剛才收編的雜色或土匪的部隊。尤其是那位經理團副，

在處置「大小行李」的時候，更顯出了手忙腳亂的神氣。

「各位同事！」他用老是嚙白乾，嚙塌了的嗓子嚷着，無緣無故地揮動着馬鞭子，像是要尋人決鬪。「我把全部伙子拉出來，交給各位同事自己去料理。校官哩，每人一名伙子，尉官哩，兩人共一名伙子。從這時起，兄弟不再負責管理伙子的專責了，請各位自己來管理。若是伙子逃跑了，就得各位自己去拉，兄弟是再沒精力了的好。」

他使勁地一跳，用馬鞭敲着旁邊一個勤務兵底頭，嘎了一聲：

「去牽出來，這小子！」

所謂牽出來，是牽出一羣人，並不是牽出一羣牲口。可是我看見他們被粗麻繩一個挨一個地綁着，胳膊聯成了一長串像上刑場的囚犯，我就即刻察覺他們底心頭有一股比牲口還不如的悲哀！

其中大部份都是赤身露體，我相信他們是從割穀的田活裏拉來的，來不及順手帶上一件汗褂。他們都像在打瘡子，顫抖着，從泥灰深厚的臉頰上，大顆大顆地滾

下昏濁的眼淚。有一個彎腰白髮的老人，一牽出來，就朝經理團副跪下，磕着響頭，聲嘶力竭地哭求道：

「大……人……青……天……不是說好了……用我底兒子來替換我這把老骨頭的嗎……呢……呢……現在……」老頭子車過頭，眯着蒼老的眼睛，朝一個渾身黑得像炭的小伙子瞥了一下。「呢！三狗兒……你不是親自到營盤里來替換你爹的嗎……你說呀……你……你也求求大人呀……」

於是，那個黑小伙子馬上就像發急性霍亂似的，臉一烏，一傢伙撲倒在地下，滾着，哭着：

「天老爺！請您老高抬貴手吧。我爹……我爹，六七十歲的人了……」

「很好！」經理團副憑空野馬似的大笑起來。「你家裏能夠再送一個精壯的小伙子來，我就真地放你爹回去。你總該還有個弟弟或是哥哥的吧呢？」

從這哭嚷中，突然有一個理直氣壯的聲音拋了過來：

「軍官們，先生們！我就是西河坡初級小學的教員，本來，若是我底肩膀有出息，當然應該替國家報効的。但是我是個讀書人，生不出四兩力氣，若是硬要我去挑行李子彈，那就請你們即刻鎗斃我好了！」

說話的是個眉清目秀的青年。

「不准再說廢話了！」團副舉起馬鞭，在空中嘩啦啦地示了一下威。「從第一名到第五名，牽到第一營營部去；從第五名到第十名，牽到……」

分配到最後，團副朝我跟W做了個滑稽的歪臉說：

「喂！這最後的一個，算是你們兩位閣下底伙子，唔好傢伙瞧——這個伙子是多末強壯呀！早曉得……唔算了，讓你們底運氣好，有一個如此出色的傢伙！」

「N！這種現象是老套呢，還是偶然？」W雜在紛亂的行程裏，快走到瓦廟集的時候，拉長着三角臉問我。

「呃……這在我，等於看見自己底手一樣，是並不生疎的事。你要曉得，當主官

的若都在拿這筆劃歸僱伙子的費用，去另外討一個小老婆，或另外設立一處燈紅酒綠的公館，那末，兄弟！我們底行李，子彈等，不能都掛在自己底頸子上走路呀！

「嗜！」他迷惑無主地嘆息着。「教官們不是常對我們講：要愛百姓的嗎？」

「但是，兄弟！」我很想要大笑起來。「書本上跟口頭上的話，原是一套鍍金術呀！你想……假設還不那末講一句：『要愛百姓。』是則……朋友！我們當真馬上就可以去殺滅所有的人類嗎？」

他依然不了解地撮合着嘴，似乎在他底腦子裏翻騰着理想跟現實兩個純然不同的陰影，以及無法從它們之間打開一條跨越的路。

這次行軍，我敢說是我在長期軍人生活中頂艱苦的一次。資格上限定我們不是一個校官，我們祇得瞪着眼睛看別人騎在馬上打呵欠，而絕對不敢抱怨一下，我們底腳板心，已經被這條長遠的山路戳破了皮，流了血。

週圍盡是大山，當我們像一條螞蟻，爬上名叫飛天坡的山峯時，我們底先頭部

隊，被山頂的白雲吞噬掉了，祇能看見前面較近的人們底足跡，一個一個踏在第二位底頭上。左右兩邊都是飛陡地毫無人跡的高山，間有被暴雨沖成溝槽的蛇形似的黃坡，跟披掛着青葱的長春藤，擠列着高大繁茂的杉樹的紅的岩石。在山與山之間，是無法探視的溪流，像雷似的在山脚下轟鳴。若是站穩了脚步朝後一望，簡直失去了地平線這一概念，徒然在許多峻峭的山峯底浮影上戰慄着。唯一的壯觀，是濕雲掛在半山腰裏，不時落下大雨來，而太陽則在雲背後透射着強烈的光燄，將空中劃成一道虹霓。

我們跟隨「後衛」部隊走着，腿子像是一個劣等的木匠臨時製造的，非常不如意地麻木地移動着，因此心里經常在發氣，很想倒在路旁睡它三天三晚。可是後面的人，老是機械而惱人的喊着——

『喂！走呀！不要落了伍，被豺狼虎豹拖去過了飽癩呀！』

而且，最糟的是我們除了照顧自己之外，還得照顧我們底那個伙子，怕他在休

息的時候鑽進哪叢樹林里去，累得我們無法移動行李。據我看，我們底伙子實在是比牛還壯的傢伙，在別的伙子們總是時常在哭喊着走不動，時常在挨鞭子，但我們底這位苦力，却精神十足地吹着口哨，或是張開翻嘴皮特意大聲說着：

「入媽的，在田里也並不比這活路省力呀。真話，要是老總們永遠留我當一名伙子，我李老三死都願意！」

然而，我却不能十分放心他。我總覺得他底眼睛經常在梭動着，好像一頭關在籠里的野貓。企圖忽然發現一個空隙，把頭鑽進去似的。

果然不出所料，當我走上前了三百米達左右，我們那位野貓似的伙子，歸W監視的時候，我坐在路旁陰涼處，差不多等了半點鐘，還不見他們底影子。我很詫異，順便問團部押「大行李」的傳令兵，他說：

「啊！那位見習官嗎？我相信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子，他在那里連哭帶喊呢。」

我趕緊朝後跑去，在一處壁立的懸岩上，找着了W。他立在一塊聳立的石頭上，

下臨四五十丈深的壑谷，手裏握着一柄手鎗，筆直對準對面的荒山，躊躇而迷亂地注視着。而我們底行李，就在他身後安靜地躺着，它底照顧人——伏子却不見了。

他是這樣的失神落魄！直到我摸到他底背後，拍了他底肩膀一下，他才陡然吃驚地回過頭來發現了我。如果我底眼睛沒有走火，我實在發現他底眼眶是紅的，有兩條淚痕掛在他底臉上。

「怎末？伏子逃跑了嗎？朋友！」我問他。

他內心懊惱而痛楚地嘆了一口長氣，像迷失在夢中似的，用顫抖的調子告訴我說：

「即使押着囚犯走路，你也不能不讓他拉一泡尿哪！誰知鬼摸了他底心眼，趁着這機會，他就把身子跳下這末高的懸岩，公然連滾帶爬地揪着山上的藤條，跑上了那祇有猴子才能攀援的險路。」

「他果然安全地逃走了嗎？這樣飛陡的山，他能走到哪里去呢？」

「噫！當他爬上對過山腳的時候，我看見他底頭已經被岩石碰破了，渾身也被樹枝刺破了皮，像穿着一件鮮紅的衣服。噫，我實在可憐他！我對他喊，「你——傻瓜！未必我們真是拖你到殺場上去的。轉來吧，到了三和鎮，我一定打發你轉去，另外還給你一點兒錢哪。可是，越發糟了！」他發白的嘴唇跳動了一下。他反而像打急了的兔子，朝山上亂衝，要曉得，那是並沒有路可走的呀！如此他盲目地從樹枝藤條間跌下又爬起，爬起又跌下。最後，天呀！他從一塊峭立的紅岩石上跌下來，至少應該滾了廿丈遠，才倒栽葱地頭卡在兩塊像鋸子的亂石間，不再動彈了！是的，他……他底頭……已經……碰爛了……大半邊……」

W 即刻變成極端的軟弱，把手捧着頭，表演出軍隊生活里一個很難見的動作——哭了！

「你去瞧！」他並不抬起頭來，嚶嚶地啜泣道：「就在對面那半山腰里。」

待我走到岩邊朝對面望去，果然發見了死者底屍身，倒掛在亂石間。血水從破

爛的頭上滴落到深不見底的壑谷里。

可是我也偶然發見了一粒彈殼躺在岩石上。

「怎樣？」我轉過身跟他說。「朋友！我們底行李怎樣辦呢？媽的，老子們既沒資格有一個勤務兵，而路上也尋不着一個人影子。」

「我……們……自……己……扛……」他費力說了這末一句，立起身來，異樣地看了我一眼，像揣着賊物似的，悄悄地把手鎗插進皮匣里去。

於是，我們祇好各人扛着自己底行李，不但引起了所有同事們底譏笑，以及士兵們爽心的譏諷，還磨爛了我們底肩膀，累得我們直到天黑了許久，才趕到宿營地

——三和鎮。

第二天出發時，我跟W費盡了方法，才在這座逃光走盡的鎮子上，找到了一個賣涼茶的獨眼龍的老頭子。開頭，W像一個唸咒的法師，把從前在軍校聽的那套精神教育向那位該倒霉的老頭子複誦了一大陣，什麼「我們是老百姓底公僕哪，老

百姓是我們底主人哪，』以及什麼『並不是拉你底伙，我們願意出一塊錢一天，祇花一天工夫送到前面縣城了，就放你回來，請你不要害怕，』之類的話，可是那位老傢伙像是在靜聽宣佈死刑的囚徒，突然雙腳跪下去，從瞎了的那隻眼眶內擠出蠶豆大的淚水，磕一次頭，指一次他底瞎眼睛，哀求道：

「老爺！饒了我這個殘廢的老鬼吧！老爺我甘願把我荷包里一張官票掏出來，送把您老爺在路上喝一杯酒去……」

「這……這……」W急得口也歪了，再說不出一句什麼話來。看樣子，他也很想跪下去請求老人底諒解。

這時，我却很在行地拿出一個老兵底面孔，從皮匣里稍微露出點手鎗底機柄，祇冷冷地說了一句：

「看——這是什麼？」

「好的，好的！」老頭子當即吃了一驚，瘋狂似的跳了起來。「我來送你老一天

的路，我來送你老一天的路！」

當我們又雜在行軍的行列里的時候，W朝我深惡痛絕地翻了一下白眼珠，教訓一般的質問我：

「這是一個良好的軍人底動作嗎？」

「不錯，這動作並沒寫在精神教育上。可是，難道你有什麼另外的法寶嗎？」我板着臉轉問他。

他馬上把頭車了過去，牙齒深深咬住了嘴唇。

這次，算平平安安到達了第二天行軍的宿營地，沒有讓伙子出什麼岔子。

到了S縣，已經算是逼近了前線。我們都開始緊張在四十里以外的炮火底陰影里，準備拿生命跟運氣去賭一次東道，看它們是誰輸誰贏。

晚上十點鐘，旅司令官底第一步作戰計劃發下來了：

「明晨六時，由此地出發，向前綫成梯隊躍進！第一團爲左翼，第三團爲右翼，第

二團爲預備隊。務於午前八時卅分，到達距散兵線五里之王莊，停止待命……」

到達王莊，我們被一件怪事驚呆了，就是我們這一旅人，臨時接到一件緊急命令，在王莊一帶高地散開，任務是：『凡有從前線擅自退却者，該旅可自由用射擊制止，不惜任何犧牲。』

『W！大概前線的形勢很不利，所以上司採取這種手段來驅使士兵們鞏固散兵線哪！』我對W講，一面跟團部出發。

『N。』W蹙着眉頭。『那末……那末……假設前線上的士兵，果然抵抗不了，在敵人炮火的壓力下，非退却不可，那末，我們也得在他們逃生的面前，拉開保險機，給他們一頓射擊嗎？』這在戰術上哪里有一條？請你告訴我。』

『這是高級指揮官底一種特權囉！當然，當然，戰術上並沒有這一條！』我輕輕地告訴他。同時，被一聲刺耳的口令打斷我們底談話——

『前面九里岡一帶，六百米達，快放！』

即刻，步鎗「砰砰」的聲音，跟機關鎗「咯咯咯咯」的聲音，劇烈地開始了。在火藥迸發的烟霧下，我看見我們前線自己的士兵，像倒了堤的水樣朝後崩潰。出其不意，又碰到我們這邊暴雨一般的飛彈在迎頭射擊他們。於是，他們像一羣的陷於絕路的兔子，一時朝前逃竄，一時又朝後逃竄，哭泣着，叫喊着，碰撞着，死亡着……

三小時後，他們終於被我們炮火的威力，像一大堆沒生命的泥沙，被迫到前方堵塞住了那已經缺陷過的防線。

我馬上想起了W，跑到各處去找他，在一堆亂石間找到了他。他像一頭刺蝟似的蜷曲在那里，將頭擱在膝膝上。我還以為他是在劇烈的射擊後勞倦了，在打盹哩。待我底足音驚動了他，他朝我抬起頭來的時候，我才知道他並不是在打盹，而是像害心氣痛的病人一般的在煞受着一種悶壓的苦楚！

「N……我……我……」他顫抖着啞白的嘴唇，睜動着徬徨無主的眼睛。
「我……要……向……團……長……請……長……假……了……」

「爲什麼呢？朋友！」

「我……我被這生活扼死了我底信仰！我將永遠離開這獸性的生活。我要發狂了，我一刻也不能停留。」他底眼淚流出來了，下巴也爲一陣內心的痛楚扭歪了。

「請長假？你簡直在說夢話。在戰事緊急時請長假，哼！這是難得照准的。除非團長是傻瓜，他才准你底假哩。」

他聽我這話，看來很猶豫，低聲嘟囔着：

「照你底話，我是不會請准的哪！那末……」他長嘆了一口氣。「噫——我……祇有開小差！但是，你呢？」

「我嗎？我……我……」我對他苦笑了一下。

他像感受了恥辱似的，即刻緊繃着臉，車過身去走了。他那纖瘦的身軀，逐漸地消失在黃昏里。

這時，從戰場陡地捲來一股帶着死亡了的士兵們底尸首底腥臭的風。

重壓的陰影

一說，我離開軍隊生活，是整整十三年了。在這退伍的許多年月中，一切戎馬風塵的往事，都從我匆匆的現生活裏面夢也似地消褪了。我幾乎時常詫異我自己從前真是做過長期軍人的。可是，其中却有一個陰影，它用了粘着底韌力，慘痛底感應，深深地將我底靈魂掙住，搔扯着，吞噬着，使我像一個放下屠刀的和尙，不時從懺悔的木魚聲中，發出無助的悲哀之心語：

「唉！你不幸的一等兵——劉長林啊！但願你不要因爲人事底遺憾，已經得到地底下安息了！」

十三年後的今天，讓我從人生狂流的激轉中以一個退職的老連長底懊惱的心情，來回憶他——劉長林底遭遇，對於我這久在槍林彈雨裏過生活的人，是怎樣

忽然把生命底舵，轉向現任的吧。

事情底開始和結束是這樣的——

當我們打下了徐州，我由中尉排長高陞爲連長的時候（我記得我是做的本連第四屆的連長。前三屆的連長，有一個是被一顆追死砲彈飛去了左腿，有兩個是英勇地成了「精神不死」）我們連上底老兵，在猛烈的戰爭中，徼倖留下了生命的，還不夠一排人。如是我們祇好在新克復的防地上停留下來，等候着後方新兵招募處給我們補送些新的戰士來，趕快實施「新兵教育」之後，再去加入前方，跟敵人拚個你死我活。

不久，由一列破爛的軍用車，裝來了一千多新兵。馬上由團部給我這一連撥來了七十八個還須得加工製造的新的戰士。由于這羣新戰士底各色各樣的形狀跟語言，叫我即刻體驗到後方招募委員們底忙亂，與供不應求了。因爲有許多新兵底姿態，若在平时，絕對夠不上格。比方劉長林，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劉長林底樣子，第一次浮在我底眼前，就叫我即刻想起我的家鄉裏那個外號叫「豬不啃的南瓜」的人物。你看他那雙手，粗笨到好像永遠是在過冬天似的僵硬。他那細小的眼睛，刻在他扁圓而黃腫的頭臉上，實在叫你就心它一上火線，是不是能夠瞧到三百米遠以外敵人底前進。還有他那兩條腿，大概由于肩膀長期沉重的負荷，把它曲成螃蟹的姿態。這，你想叫他「立正」的時候，能夠達到操典上「兩腿成一直線」的要求嗎？真是活見鬼！另外是他底肚子特別大，特別挺。我想，這一定是被那些粗糙的食物——說不定裏面是裝的樹皮艸根——脹大了，也是不能做到軍人「小腹要向後縮」的姿勢呀！

總而言之，一句話，他是適宜出現在荒老的鄉村里的人物。而現在却出現在這浮囂潑辣的軍隊底行列中，實在應該歸罪于老天爺失了安排的啊！

照例，把新兵編入了「排」造花名冊的時候，做連長的應該要一個一個問問他們底出身。那時，我就按名喊到他：

「第三排第九班列兵——劉長林！」

「呃——」他回答得有點兒不好意思似的，把聲音拖得蠻長，蠻費力。

「豬連長喊你時候，你要高聲答應「有」的哪！什麼「呃」又不是在自己家裏答應你底娘老子！」下士班長趙金標趕快在旁邊糾正他，而且搖動拳頭要教訓他一頓了。

我馬上制止那個「老兵油子」的班長：

「趙班長！這回不要打他，他是剛才入伍不久的。以後好好教訓他就是好，劉長林！你以前在家裏是幹什麼的呢？」

「我……我……」他的聲音像被人毒打後的貓子，把那無色彩的眼睛瞟着趙班長底拳頭。「我在家裏是耕田的。跟八里頭秀才老爺屋裏耕田的。」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我家裏人口多哪！連長！有一個七十一歲的老娘，有一個老婆子；還有三個娃

娃，大的一個叫石頭，是個放牛娃子；[●]中間的一個叫望寶姑，是個「酒罈子」；[●]頂小的一個叫……叫……」他底臉上即刻湧出了一種似乎快慰，而又似乎懷念的顏色。

「很好！伙計！你底福氣實在不錯，真是兒女滿堂呀！不過，你爲什麼，又要出來當兵吃糧呢？……」

「回連長的話——嗨！」他開始不安地用手摸着軍服上的銅扣。「說起來，連長！我這人，這幾年真是……嗨……：「背十（時）背出十一」來了！天老爺又不睜開眼睛，剛剛去年的大旱年一過，今年，還不讓你喘過氣來，嗨！又發了一望白的大水，把田裏的莊稼沖得一乾二淨！等到退了水，秀才老爺又把我們底一條黃牯牽跑了！

● 「放牛娃子」指兒子。

● 「酒罈子」指女兒。鄉下生了女兒，可以享受女婿家裏許多禮酒，故喊女兒叫「酒罈子」。

……他抑制着快要哭出來的聲音，接着說下去：

「連長！弄得我一家人，好像半夜三更落在深井裏，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我底娘跟我說：「長林！這也不能睜開眼睛等死呀！你也得出去找找活路做！黃牯被人牽跑了，田沒有耕的了，米缸裏沒有一顆米了，這一窩老的，小的，怎樣過活呢？」……」

他說到這兒，隨即用拳頭捶着他鬱結而悲哀的胸脯。

「那末，劉長林！你出來當兵，是你底老娘教你出來的嗎？依你這樣說，光景也想到來軍隊上撈怎個把官，發點洋財了回去。」

這一問，使他呆滯了許久，才現着愚蠢的苦笑，回答了我底問題：

「回連長老爺底話：說做官呢，我劉長林前生也沒有這福氣！您想，我又沒有進過學堂門，一扁担倒下來，一個一字也不認得，」哪裏有那好想頭呀！我不過聽見招兵的老爺跟我說：「當格門兵蠻快活哪！伙計每月有二十塊大洋的餉，而且，又是關現的！」我一想，這還不錯！一個月是二十塊，一年是一二得二，二二得四，看哪……不

就有了二百四十塊錢嗎？我那時候心裏喜得像豬油潤，就說：好罷，就去當他入媽的
年把兵，賺了這筆錢，再回去，買一條耕牛，頂幾石田，也還不遲呀！這樣，我就報了名哩！

……

從他最後的語氣中，我看見有一道希望與樂觀的光輝，在他底眼睛裏迸發。同
時，那老實的農民眷戀田土家屋的熱情，也使我這顆久在軍旅中飄浮的心，深深地
感動了！另外，我底心裏大大佩服我們那位招兵委員——王少校副官——底本領，
將書餅一般的幻想，不惜地填滿別人絕望的肚子；將泡影一般的希望，慷慨地脹破
別人的飢餓的腸腹；這功德確是不小，應該是多末高尚的人物啊！可是當王少校每
次送新兵到前方來的時候，而我却看見他底軍用提包裹面，至少也有二十瓶以上
的五淋白濁丸。

「連長這裏是不是每個月二十塊？是不是關現的？」劉長林又用着孩子單純
似的想念問我，將我對於王少校的聯想打破了。然而，我很躊躇于我底回答。

不待我設想怎樣去回答面前這位熱夢者一般的人底「是」與「否」旁邊那位下士班長就趕快擺起前幾年做政治工作的腔調，代我輕鬆了責任：

「你媽的腿！土匪思想！當格鬥兵，是「不要錢！不怕死！」的呀！」下士理直氣壯地指了指臂上纏的那塊印有格言的袖章。「要不是肚子不聽話，這肚子也可以用皮帶勒緊，省得公家每天的兩頓乾飯哪！」

下士班長說完話，露出了他門牙上的兩顆洋金牙齒的光亮一晃。不知怎樣，我總相信這「老兵油子」底話，跟他那金牙的光亮一樣，是冷漠的，外面光的。

「稍息……立正……」

「各排報數……」

新兵教育開始了。

一些個拿「混軍隊」來當飯吃的「兵油子」，在受新兵教育的時候，就現出

了他們底「馬脚。」那是說：他們操得非常之熟練。可是，假若你要問他，他一定咬定不承認他過去是在別的部隊裏混過的。因為他要是承認了，他就怕你隨時監視他，使他不好在出發到前綫去之前「開小差。」

這之間，祇有劉長林底動作特別笨。不怕那個下士班長的口都喊乾了：

「劉長林！你這豬！你這「二百五」！●拿左腳是擺右手的呀！我底爹未必你底左手跟左脚，右手跟右脚，是分成兩家了的，不能夠你來我往的嗎？」

於是，這位可憐的笨伯常常被班長拖到「列子」外頭罰「兩腿半分彎」！有時候，還被罰跪，像一座碑，硬挺挺地豎立在太陽底下，晒得黑水汗流！可是班長還在他面前一面嘆氣，一面又像在討饒似的大聲吆喝着：

「呃！我真怕了你！你……是哪個叫你來吃糧的呀？你這個笨耕田佬！」

三個星期的「徒手教育」操完了，加快地適應着前方戰綫的需要，改成操槍，實彈射擊等等。

這一套，他——劉長林更弄不來的。別個底「四把槍」托得蠻好，蠻確實。你只消喊一聲「口令」

「托——槍——」

他們就「嘩——嘩——嘩——」四下子，把槍送到肩膀上了；而且，槍身筆直地成爲一條綫，像一座石刻的武士。

但是，劉長林呢？哈哈！他老先生底動作，總不是慢，就是快。並且老是扛的歪槍。等到一開步走，槍尖就像在打瘡疾，兩邊搖幌起來。

有一次，我們底營長騎着馬來看操了，忽然發現了劉長林底動作，馬上右手一揮，用着炒米泡似的沙音，把我從「連教練」的行列裏喊出來：

「九連連長！」

「有」我趕快恭恭敬敬，用跑步跑到營長騎的那匹高矚的馬前，舉手向帽沿一伸，喊一聲：

「敬禮！」然後，用惶恐的聲調向營長請示：

「營長有什麼吩咐……？」

「你那第三排倒數去第四伍的前一列的那個士兵，爲什麼槍扛得那樣的壞？哼！已經操了這許久，爲什麼還是這個鬼樣子呢？那末，你們當連排長的，倒底是些飯桶呢？還是什麼呀……？」

營長講到「飯桶」兩個字，照例是學着團長底神氣，把那嘴上那一撮死也不肯長旺盛的日本鬍子一聳。

「報告營長——」我趕快加以解釋：「那個士兵叫劉長林，就是我前次向營長報告過的，他實在不及格，我看，只有把他開除！」

「瞎說！」營長把白眼珠一翻。「在這作戰的時候，招兵是比拉伋還要難呀！好

容易開除一個；以後朝哪裏找人補？」

「是是！我祇好趕快表示軍人底天職——「絕對服從，」「沒有理由講！」

我憑空受了上司這一頓申斥，這火氣應該去找劉長林來發洩。就等於營長受了團長底申斥，來找我們當連長的發洩一樣。我跑回去，把劉長林叫出「列子，」不講三七二十一，迎面就是一個耳光，把他的軍帽都打落了。而且狠狠地罵他：

「你這渾蛋！是一條豬也要教變了哪！」

他冷不防被我這一傢伙威風弄得摸不着頭腦了。他用呆澀而驚訝的眼睛盯住我，好像一個乞憐的畜牲似的。待我明白解釋給他聽：爲什麼要打他？爲什麼要罵他？之後，他才恍然大悟，把眼睛委屈地望着遙遠的天際，用着自怨自艾的腔調說：

「嗨！這肩膀，從前在家裏，不瞞您連長說，是常常挑八大捆「草頭，」一口氣不換肩地從田裏挑回家，走九里多路，都不作興歪一下的。嗨！陡然現在扛這七八斤重的傢伙，都扛不好了嗎？這真是……這真是……」

他斜着眼睛，痛恨地瞥視了右肩上的步鎗一下，立刻兩顆黃豆一般大的眼雨，從眼眶下，沿着受屈而致顫抖的臉腮滾了下來！

我雖是一個硬心漢子，帶兵打仗，像我們幼年時摔泥巴果玩似的，把子彈放出去穿破別人底骨肉，看見死亡，聽見慘叫！可是，我却頂怕看見別人底眼雨。於是，我當即從緊張與激怒底鋼壳之下，輾癱而成爲一束綿絨了。我把頭一歪，設法不想去看劉長林，匆匆地對他喊叫着：

『好！算了，算了！請你不要再流出眼雨吧！你趕快歸隊去，以後用心操練好了！再說，那怕你底肩膀能扛一千斤重的担子，但也抵不了扛好一杆槍的有用處呀！要曉得我們總司令底江山，不是靠着扁担，而是靠着步槍的啊！』

從此以後，劉長林像靈魂上遺失了什麼似的，很難得看見他底一絲兒笑容。雖則他從前談到他底老婆，他底孩子，也並不是怎樣的哈哈大笑。

我因此時時刻刻注意他。經驗告訴我：凡是板着面孔，不聲不笑的士兵，那一定是肚子裏懷有什麼鬼胎的。比方說：開小差，拖槍逃之類……

但是，還好在不久的幾天之後，上面給我們連上犒賞了一條肥豬。並且，還給每個士兵發下了兩毛錢的津貼。這，明地裏是獎勵我們這連上次攻下徐州有功；而暗地裏——這祇有我們跟總司令多年的老人們才曉得——則是說又要調我們出發到前綫上去了，借此鼓勵士氣，提高爲總座打江山的勇氣啊！

這時，那位老實人劉長林却蠻高興有肉吃，有兩毛錢化。在晚餐時候，他蹲在地下，一面嚼着大塊大塊的肥肉，一面把眼睛盯着熱氣騰騰的菜盒子裏。爽爽氣氣地對着旁邊下士班長笑着，又用肘拐着班長，呱呱喇喇地講着話：

『天哪！好久沒有看見油葷，腸子肚子怕不老早就生了銹呀！這回，哈哈！趙班長的話，您說，吃了這頓肉，怕不上早操的時候，陡然增加八十斤的氣力麼呢……！』

那平時沒有好顏色對他的趙班長，也紅光滿面，向他打趣着：

「不過，你這傻瓜！我說真的，你不要太吃多了！小心等會兒打屁油了褲子啊！」

「哈哈！……哈哈！……過年哪，過年哪！」他滿腹勁兒地笑着，嚷着。

使我這長久把歡樂埋沒在嚴肅裏的人，也不覺在心裏叫笑着：

「笑得該是多末快活喲，這種田佬！」

在晚上，點過名，解散之後，他一個人開暢地走去，坐到操場邊沿一顆高大的槐樹底下的草地上，把頭仰望着滿天亮閃的星星，一面用手摸着口袋裏兩毛錢的銅板，一面粗粗地放肆地唱起了他家鄉底花鼓戲：

「蔡明鳳，站大街，思前想後；

想起了，家中事，面帶憂愁……」

聲音是如此的激動，在這北方所特有的清澈而廣平的月夜底安靜裏，陡地像把我從半生戎馬的風塵中，帶到了故鄉幼年時的境地——溫柔而且慈愛！

從此以後，劉長林着實快活了許多，不像前些時候那樣，好像一隻永遠打不破的悶葫蘆。然而，「哀愁」這東西，據說常是以箭底速率與不測，射進人們底心坎上的。不到三天，他又被一件事悶住了。這是說，他從進軍隊以來，第一次得到了家信。

原來他底家信，若照我那位助手——連副底意思，是最好不要讓他曉得。免得他曉得了五心不定。可是，我對於其他士兵底家信，是扣壓了許多的，而對於這位老實人哩，我却似乎有意不去推想那未來底結果，叫文書上士唸給他聽了。

信是用他老婆底名義寫的。大意是說他底七十一歲的老娘，病到快死了，而妻室兒女們，也窮苦到成天打餓肚。最末是這樣幾句話，並在字的旁邊密密地畫了一些圈子：

「……姆媽祇賸一口氣了，一清楚的時候，就口口聲聲呼叫你底名字！我跟石頭望寶們哩，連附近的樹皮草根都吃光了，成天打着餓肚望寶的爹呀！你有錢寄錢回來，沒錢，人要趕快回來。

的喇……」

他聽完了這封家信，陡地臉龐一烏，像小孩，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又連連向我哀求：

「連長老爺呀！我已經快幹完兩個月了，一個錢也沒發！我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借給我十塊八塊錢寄回去！要是你老人家借不下來，就請幫我轉個請假條子給團長，准許我回去看看了再來喇！」

「請假是不准，劉長林！」我跟他說：「餉哩，上面不是有命令下來嗎？說是打了敵人，進了北京，就三一三十一的關清！」

後來，他又是哭，又是說的鬧了一頓，弄得我不能不擺出官長底威嚴來把他嚇走：

「你叫我當連長的，未必還去賣了家產來借給你再說！現在快要出發了，就是總司令底兒子，也請不動假的，曉得嗎？」

這樣，他又浸沉在無底的悲哀之窟了。

戰爭像是永遠填不滿的大海，貪饑地把成千成萬的新的波浪吸去，作一次血濺肉飛的狂嘯。幾天來，看見山砲兵野砲兵迅速地朝前開去。新從外國買來的飛機，也在愁雲裏嗚嗚地朝北飛去。而運回來的，却是呼爹喊娘的，一列車一列車的殘廢者，和發臭的死屍！

這次戰爭的猛烈，我們只消看外國人恭維我們的：『其戰綫之長，動員的人數之多，以及每天消耗的火藥之質與量，都是可以擬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無愧色！』就可想見了。

三天後，應着戰綫的需要，我們奉令出發前方去了，向×德一帶挺進！
臨出發的前一晚，團長集合全團底官兵訓了一次話，大意是說：

『我們這次討伐×系，是爲國爲民，是再光榮也沒有了！』團長說到這裏，露出了恰如其份的，不可多見的笑容。『將來打下了北京，包你們可以關清欠餉，而且在

北京讓弟兄們「三天不點名」；[●]不過……」團長忽然把漆黑的眉毛一蹙，日本鬍子一翹，「假設有那個傢伙不自愛，發生臨陣脫逃之類的事體，那末，軍法決不饒情，槍斃他娘個臭皮！」末一句是用的他底下江口音。

隊伍從團部回來後，我也對全連的士兵激昂慷慨地訓了一頓話。最後，我看見劉長林一個人默着面孔，用拳頭捶着胸口，好像有一塊生鐵梗住在那裏似的。我曉得他在發愁。我就特爲把他喊到房裏勸他說：

「你，劉長林！你要懂得先國而後家啊！」

他依然沉默着一聲不響，不置可否地把頭無力地倒在胸口上。臨末，用他那有毒似的，陰鬱的眼睛，向我瞥了一下，嘴唇顫動着一聲低微的嘆息：

● 「三天不點名」是過去軍隊裏的一種習慣。凡在打勝了仗，爲着酬謝士兵，三天內特許在外

姦淫掠取，不點名，讓他們「自由」。

「嗨！要是我打死了，我底一家老小該是怎樣過法呢？嗨！當兵真不是一件好事呀……」

我們出發了！「戰備行軍」地到了離德百把里路的樣子。我們停止在張家村的一所破廟裏。指揮官底命令是叫我們這一團人，明天增加到戰綫底右翼去。於是我們即刻準備向目的地推進，同時就領了三天的伙食錢，去附近採辦在火綫上所必需底糧秣。

那般戰區的居民——「北方佬子」，我們是領教過了的。不怕我們怎樣說：我們總司令底軍隊，完全是「爲國爲民」，「秋毫無犯」……可是，他們不知道爲什麼，好像不大了解似的，而且他們還常常跟我們開玩笑，躲在高粱田裏，朝我們隊伍底尾巴放冷槍，弄得我們心驚肉跳。所以這次派司務長出去採辦糧秣爲了怕帶槍出去，被他們看得眼紅，繳了去。祇好派三四個徒手兵去搬扛東西。

司務長臨走的時候，把五六十塊光洋放在一個文書箱子裏，挑選了四個蠻有

氣力的士兵跟他去。自然，劉長林也是其中的一個。

「劉長林！我曉得你在家裏挑八大捆草頭都不費力的，你這回跟司務長去採辦東西，可以用得上你底蠻勁兒了。伙計！你要多多扛些東西回來，切莫要拉老百姓的伙。要不然的話，他們就會對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曉得嗎？」

臨行時候，我對劉長林這樣說。我看見他似乎對這種出死力底差使蠻高興。

我打發他們走了之後，我就把我因行軍過久而致昏花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在一張作戰地圖上。整個底心靈，沉沒在未來戰爭底憧憬里去了——飛機，大砲，白刃戰，殺呀！殺呀！……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陡然被一陣緊張的聲音，打破了我對於前方敵情地形底揣摸。待我把眼睛抬向房門，啊！有一張驚慌到好像快要爆炸的皮球似的面孔，擺在那兒。我立刻認出他是剛才派出去跟司務長採辦糧秣的上等兵樊金龍。他用着喘氣的聲音說道：

「報告連長報告連長！」

「進來——什麼事——」

「報告連長！」樊金龍恐怖地睜大眼睛。「司務長……司務長被劉長林殺傷了他……他……劉長林把司務長底錢搶……搶跑了……還有李高陸被……劉長林把胳膊上殺了一刀……」說完，他滿腦壳流着冷汗。

「什麼什麼呢？劉長林他行了兇……我驚異得跳了起來，幾乎不相信我底耳朵。」

「是……是的，連長！司務長還躺在那裏，我……我是飛快地跑回來跟連長報告的。」

「唔！這老實人真看不出來，他公然敢有這樣大的胆子！」我一而驚叫着，一面趕快拿起手鎗，向出事的地點——離我們宿營地五六里路遠的荒村野外——跑了去。

待我到達那兒，察勘了一番才把劉長林當時行兇的情況全盤弄明瞭了——無邊的高粱田，遍掩着三兩經過戰亂後破爛的村莊，是一處冷僻的場所。當劉長林用着將陰私寄托在正直的言語裏向司務長說：

「司務長！我要去大解一下哪！真的，我底肚子痛得真難過！」

於是，他便落在司務長這一羣人底後面了。他在後面遲疑了一下，突然他把眼睛一瞪，牙齒一咬，拳頭向空中一揮，立刻有一股當傻子的傻勁，無可奈何地突破了。他固有的界限的時候，所反生的堅決與靈敏——這好比當聰明人聰明到頂點，一定成爲愚蠢和遲疑一樣，——底力，詫異地支配了他！促使他瘋狂一般的，果敢地向司務長追去；追到了，他冷不防的，飛快抽出他底刺刀，用盡吃乳子的氣力，從司務長底脊梁窩通了進去！還等不及司務長喊一聲「啊呀！」他接着好像拔草，把司務長拔翻了過來，又向司務長底胸脯通進了第二刀。

之後，他慌張地從被害者底手中，搶奪了那隻裝放光洋的手提箱！

等到另外三個同行的士兵掉頭發覺了事變，他更像一條蠻牛似的，一跳跳到本能地預備抽出刺刀自衛的李高陞的面前，迎着胳膊，就是一刀！同時，又用着比石岩傾倒下來還要難擋的，橫野的死力，幾拳頭打翻了另外兩個張開嘴巴喘氣的士兵。他這才拔起飛毛腿，好比水蛇衝入池沼，用手分開高而且密的高粱，溜之大吉了！

在他脫了險，鑽過了兩條田塍子，他口裏還在吃力地反覆吆喝着：

「老子底心橫了！老子底心橫了！」

我根據了上述的情報，一面跑回連部給團部寫報告，一面派了一班全副武裝的士兵，去追趕劉長林。

晚上五點鐘光景，在十幾里路遠的高粱田裏，他——劉長林，終於在十二根上了刺刀的步槍之下，被捉住了。連同贓物一道押送到團部去了。

手提箱裏的錢，一文也沒少的重新由團部發還給我。而他哩，則被關在一間馬廄裏，從那阻斷了他底幸福之光的牆壁內，發出受了傷的心底哀呼：

「喂！天啊！天啊！」

我底責任，也在團長這樣一道手令之下告了結束：

「該連長平時管理士兵，失于覺察；此次之事變，雖云人賊並獲，但究有影響軍風紀之處，實深且大。着將該連長記大過一次，以示炯戒！此令！」

是第二天出發前綫的早晨六點鐘光景，團部底司號官，站在一堆高坵上，吹着「全團緊急集合」的軍號。那聲音，在這北方平曠的大地上，簌簌的秋風中，響亮着，飄蕩着，陡然喚起了我們一種正如古代詩人所吟的：

「古來征戰幾人回。」底淒涼的滋味！

我即刻吹哨子，把隊伍集合起來，用跑步帶到團部外底平野去。

全團底部隊都集合了。一陣威武與嚴肅的氣息，是簡直把那騎兵連底馬兒，也壓迫得不敢作嘶嘶的吼叫。等了幾分鐘，我們底團長，才騎在一匹棕色的馬上，旋風

似的衝了來。他那雙長統馬靴，在晨光中閃着亮晃的光輝。

恰在總值星官對團長行了「敬禮」口號，報告了全團人數之後，有一個臉上發着土黃色的罪人，被四個勤務兵架了出來。

「啊！是劉長林呀！」

有一陣輕微的嘆息，從士兵中很一致地發出。

劉長林失神地，無助地，用他那毫無色彩的死魚似的眼睛，茫然地警視着這威風凜凜的陣容。在這太強與太弱的對比之下，他所有底一切，實在不過徒然形象了一個人類底悲哀與不幸，災禍和眼淚啊！

「全團底弟兄們聽到——團長把馬韁繩一拉胸部一挺，開腔了：『今天本團長宣佈逃兵兼殺人犯——劉長林的死刑第一，在這作戰時候，不去和敵人拚命，反而却款潛逃；第二他胆敢殺害長官，真是罪大惡極！就是把他來鎗斃三次，是的，拿來鎗斃三次，也不足以抵贖他底罪惡！』團長把牙齒咬緊了。『現在正要上前綫殺

敵了，若不鎗斃這種害羣之馬，哪能維持咱們神聖底軍紀？所以，所以……」團長說到這兒，捏緊了一隻拳頭，向空中一擊，好像即使將整個的宇宙，統統擊破也並不可惜似的。然後提高他打土雷的聲音大喝一句：

「鎗——斃——他——」說完，又用眼睛命令着那架着劉長林的四個勤務兵，意思是說：「拖去執行好了！」

這之間，劉長林聽到「鎗斃他」三個字，他就像死人突然翻開眼睛的那神氣，把似乎不肯相信着命運底殘忍的眼睛，冷森森地望着團長。忽然啪哪一下，跪在地下了。眼淚就像黃昏時候的苦雨一般，滾了下來！同時，扯開他絕望而又希求，破滅而又幸免底聲音喊着：

「團長呀……大人呀……天老爺呀……我……死不得啊……您想……我死了……我的家老小該怎樣辦呢……這回算我是爲了快要病死的老娘……跟快要餓死的妻兒們……做錯了事……嗨……饒了我吧……饒了我吧……我

實在……真正……死不得啊……死不得啊……！

他哭訴到這裏，開始像從翻了船的波浪中，用手向四面摸索着救生圈似的，在地下亂抓着泥土和草根。

「拖起走！」團長堅硬的咤叱着。

於是，那四個勤務兵馬上把他拖了起來，向土堆子推去。然而他，彷彿這運命之神，終於是用眼雨和祈禱可以喚轉；留戀和掙扎可以改變的。他哭泣着，在那四個行刑手的架走中，拚命地碰撞起來。企圖用他底生之固執的留戀，來逃脫這即刻就要攫住他底生命與一切的死亡！這氣勢，就等於一隻用頭碰着玻璃窗，而企圖飛過那透明的障礙物的蒼蠅一樣啊！如此，他用肩膀碰翻了一個勤務兵，很想馬上能夠遠走高飛。待他掙扎了一會兒，才發現他是畢竟沒有方法逃脫這虎口！他就迅速把絕望無助的眼鋒轉向我，用盡他暫時所有的氣力呼號着。

「連長呀！求您幫幫我，向團長求求情啊！」

這聲音，活像一根生了銹的針，刺戳着我底靈魂，使我感覺到異樣的酸楚，我祇好蒙着猶大看見耶穌死難的羞恥，把頭低垂下來。

「快點拖到那邊給他一鎗完事！聽到嗎？你們這些忘八蛋，是這樣的不中用！」團長怒責那四個行刑手了。

四個行刑手當中的一個，即刻頓悟過來，提起了駁壳鎗對準劉長林底大腿放了一鎗！他底身子很快地在鎗聲響時，猛然震動了一下，然後軟癱地倒下去了！可是他又瞪着眼睛，狂呼了一聲：

「天啊！救救我吧！」

接着：

「砰！
~~~~~  
」

「砰砰！~~~~~」三下槍聲，掩沒了他最後的存在，而走入永久的沉默！

而我們，也就在這大沉默之後，聽到了團長底口令：

「即刻按照作戰佈置出發向前「梯進」」朝前綫去了。

在前綫底火網裏，有着比劉長林，死得更多更慘的人；有着比鎗斃劉長林時候，響得更大更密的鎗聲。而我底腦，忽然開始變更了原有的部位；眼睛，忽然開始抗拒了以前的感覺。人類底不幸與悲哀，緊緊地箍住了我底心！勿論在我們這條散兵綫上，或敵人底散兵綫上，響着的，叫着的，似乎不是：

「殺呀！」

「轟隆！」

而像是劉長林最後底呼聲：

「救救我吧！」

一個月的血腥生活過去了，戰爭最後的勝負，雖然未見分曉，但雙方底主帥，突然私相諒解了，停了戰！

「一切條件，讓雙方派代表，在京城裏開會議！」前線傳遍了這樣的聲音。  
可不是，我們現在不但是變敵爲友，而且兩邊底將士，兩邊將士底皮膚和顏色，  
都是一個樣，並沒有絲毫的分別！

「我們爲了什麼要互相殺戮呀？」

然而我却在這「重歸于好」的歡聲中，做了一點不革自退的傻事，抱着副長  
林底陰影，離開了軍隊，想去從人間找尋着究竟和解決。





## 送 走

後樓住的那個在電車上賣票的湖北佬殷家三，這幾晚來，老是在跟他底老婆吵嘴。究竟爲了什麼事呢？摸不清楚。祇有當他們那兩個病貓一般的孩子，稍微停止了下嘶啞的哭聲的時候，才可以從破板壁的縫裏，飄過來這樣爭執的聲音——

「就是你們拖住了老子底腳後跟，老子才被他們壓得像烏龜不敢伸一下頭曉得嗎，你？——要是你們都滾回去了，我老子還怕什麼鬼？那時，一個人脫脫撒撒，要怎樣就怎樣，說不定不等他們敲破老子底飯碗，老子先就找把斧頭把他們底腦殼砍開花了再說。」這是那個很有點一摸三跳的脾氣的殷家三，像百舌鳥在哇喇哇喇地嚷。

他那老婆呢，是早就被一天的勞苦磨去了激怒這個應該有的性質，祇是老鼠

似的吱吱地嚙嚼着：

「呃……我們在這裏，吃了你幾多呢？……穿了你幾多呢？」

「哼！幾多？」——「男的又敞開了破鑼喉嚨。『比方上一個號頭，老子辛辛苦苦拿了十五塊錢回來，都兒（他們底大孩子）就半夜三更發他媽的痧，不能不抱去拍醫生底門，一口氣送掉一大截工錢——三塊半！小的呢，總是像鬼擘開口的，白天黑夜裏哭，又不能不去稱兩斤乳糕回來塞滿他底肚子。這樣一來，房錢又付不出了，會錢也付不出了！」

「哪裏月月都是那樣呢？不興你這個月做個足工，不點名，●不吃大菜，●一次拿回念多塊錢來，房錢會錢都可以清一個月了哪。」女的輕輕說着，深怕驚醒了剛

● 「點名」是因什麼事犯了規則，被停下工等候大班喊去問話。

● 「吃大菜」是被公司罰去了錢，等於請洋老板吃大菜。

剛睡着了的孩子們

「你祇曉得這樣胡說八道！現在哪個人能做個足工？」男的用勁把牀板拍了一響。「連那個在公司裏做了念年的十五號開車，昨天都被大班喊到寫字間停脫了生意，說是他開的車子，有一趟慢了五分鐘。另外，那個小江北該是頂巴巴結結做事的人吧，每月花五六塊錢孝敬「老頭子」，光爲了過站露客，拿去兩張票子，就罰停十天！你曉得嗎？照這樣再混下去，說不定都只有死路一條的。我說：你們後天就搭歪嘴老張們底船，回漢口去。他們說定了不要一個錢，把你們放在他們廚房裏掛黃魚。」

「你這人該是多狠心呀！你叫我回去怎樣過法呢。如今有這兩個小把戲掛住

● 「過站露客」是乘客太多，票子賣不及，被查票的查出，就該賣票的工人受罰，少則三元，多

則五元。

了我底手，就是田垠子上有地米菜可以扯回去煮羹喝，我也沒有空呀！』女的開始靜靜地哭了。『你做點好事吧，留着我們跟你在一塊兒，有吃大家吃點，沒吃，大家勒緊褲帶挨餓好了！』

『不行！』男的似乎牙齒陡然發痛，沉重而且艱難的說着。『把你們送走了，老子好跟他們賭這口狠氣。唉……唉……都兒底娘！你曉得我的心嗎？……我……我底心已經被他們壓得頂少有兩大碗淤血了！你們回了家，先住到你底娘家去。聽說他們在蔡甸開木匠舖，大概可以留你們吃些日子的。以後哩，我要是事情好，按月跟你們寄點錢來……』

接着，是一陣難耐的沉靜。隱約聽見那女的把頭蒙在被子裏啞咽的鼻子響。

這時，我也因他們底對話，弄得在這秋夜常常失眠的腦子，更加興奮起來。思索跟想像，排山倒海地朝我襲來，——人類，飢餓，掙扎，將來……

是這樣我跟那個漢子殷家三成爲朋友的——

在我搬到這裏來的頭幾天的印像，就覺得他是一個好像在內心貯藏有某一點自負的傢伙，他常常帶着近於驕傲的刺諷來對付一切人，機警的試探來對付我。他那油黑臉上，鵝一般的高閃着稊氣的發光的眼睛。他不多說話，除非他獨自躺在那黑暗霉臭的後樓，繃繃繃繃地看着報紙什麼的，忽然有什麼觸動了他底興趣的時候，他才哇喇哇喇跟他底老婆講個不停。

『都兒底娘，我想我們離那好日子總該不遠了！什麼你光看現在嗎？蠢豬！』有一次，他神祕得像法官那樣，陡然把一張報紙伸到我底鼻子上，用指頭指着一個標題，強迫我給他一種答案似的，問我：

『這些話……我想……該是頂對的說法吧？』

那是一個堂皇的學者底一篇堂皇的論文。

我帶着受侮辱同時又受安慰的心答覆他：

『朋友！如果你不把我果真當作三兩歲的小孩的話呢，我說朋友！這篇論文，我

想總該是等於半夜裏的鬼雀子叫。因爲……我們實在不比阿比西尼亞人還更落後哪……」

他底眼睛即刻射出一股像要把我燒燃的火點，頭鬆了彈簧似的一揚，用力把我底肩膀拍了一掌，粗嘎地嚷了起來：

「哈哈不錯，不錯。你——老哥！你是還沒辜負你底知識！可不是，在現在，實在有許多讀書讀到屁眼裏去的傢伙！」

從此，我們就混熟了。

在他們吵嘴的第二天，他底老婆在手牽着那個已經有兩歲，可是還不能走的，皮黃肉鬆的大孩子都兒；右手抱着剛滿月的小孩子騾子——「噫！這小的孩子，老是扭動着枯乾的嘴唇，在期待什麼時候有一頓足夠的乳子吃啊！——破例地摸到我底房裏，憤憤地對我訴起苦來。

「劉先生！」她費力地鼓動着尖削的下巴。「你想想：老般叫我們母子三個

回漢口去一則呢手裏沒有一文錢再則呢家鄉又沒半畝地這……這不是濟活坑死人嗎？」

說着，從浮黃的眼角，擠出了長串的眼淚。

當別人正爲了人生，橫着腸子要把家眷打發開去的時候，難道我還不能也殘忍一下嗎？於是，我勸解她說：

「嫂子！我看還是暫且回去的好。因爲……這個，這個……假說他一旦打破了飯碗，不是大家都坑在這陌生的地方，上也不能上，下也不能下嗎？再說：男子漢底腳，生成了是在五湖四海奔波的。有朝一日，生活終於變好了，他還能忘掉你們嗎？」

忽然，她止住了眼淚，打破了她從來容忍的常態，男性一般的跳着腳，喊叫着：

「你們沒良心的男子漢啊！哼！好的，好的，讓我們回去倒在哪處亂葬坑裏去吧！」

這樣，她用了敵意的眼睛，來看她底男人，同時也暗暗瞟着我，使我感到一點茫

然的憂愁！

到了送她上船的晚上，她都異樣的沉默着。她底男人呢，起先給了她一塊錢，也同樣把嘴巴撇得高高的。

我們是這樣浸沉在沒有什麼可說的，痛心的送別裏。

臨分手的時候，殷家三陡然想起什麼似的，從口袋裏摸出一個小包，匆匆塞在他老婆底手裏，喉管裏像是梗着一個木塞子，費力地說：

「這……是……一包……烘糕……孩子們……在船上……哭的時候……

拿點……給他們嚼！」

「唔喲！」他底老婆吃了一驚，揮動着手。「你剩下的那兩毛錢，買了這包烘糕嗎？……你明天買燒餅當飯吃的錢怎麼弄呢你……呃……」

「嗚……」一輪船用開頭時洪亮的一聲汽笛，把她以下的話衝斷了。



## 公道

那個講公道話的人——葉伯最後的遭遇，激起了我對於他許多回憶。

他，是一個不光是我，就是連我們全家人，都不曉得他底名字叫作什麼的。祇靠各人按各人順口的稱呼，給他一種叫法。比方我底爸爸跟媽媽們這老一輩的人，就叫他是「葉司務」或者「老葉」。我呢，就叫他是「葉伯」。這稱呼——葉伯是從我在幼年時候能夠給人一種稱呼起，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彷彿成了固定的觀念。他在我底眼中存在，（不如說我在他底眼中存在，）是大約我已經到了五歲的時候。那時候，我隱約記得有這樣一個人：身上老是穿着一件油得像擦刀片子的衣服，腰間繫一條洋麵袋子改成的「圍腰」，成天在那熏人的廚房底煙霧中，一時用火鉗夾柴到灶肚裏，一時尖着有一顆多毛的黑痣的嘴去嚐鍋裏的菜或湯底味。

道。若覺得味道剛剛好，那末，他就先用一只木碗盛一碗飯，加上菜跟湯，眯着給打紙牌熬了夜的紅眼睛，擺動那特別發達的手跟腳，像一隻螃蟹的姿態，彎下腰對一個騎馬似的騎在堂屋門坎上的孩子說：

「年生「八」吧！」

這人就是葉伯。不消說，那個孩子就是我。因為我那時候口齒笨拙，又因為一個「吃」字與「七」字同樣是個舌葉音，我說不來。所以當我表示要吃東西的時候，就喊爲「八」了。

而家中的大人們，尤其是葉伯，他由於我底媽媽成年是在憂鬱跟氣痛的病態中，作了我唯一的保護人，當然他就很容易會說我底話——「八」

當我「八」了以後，他若也把廚房裏的活路做完了，他就把我跨在他底肩膀上，帶到各處去玩。比方說到河坡裏看吳三爹釣黑魚；到楊家禾場看猴把戲；或者帶我到三仙茶館去，他打「上大人」的紙牌，給我買一包糖花生米，讓我獨自去「八」

他就連叫帶嚷地打他底牌，要是贏了錢，他就像一隻貓狠狠地張着他底黃牙齒，把我底袖口翻開，咬我底臂膀，直使我底臂膀上刻下許多白印，感覺到一點兒痛的時候，他才高興，他才拍着荷包笑着跟我說：

「哈哈！年生！小光棍！你看——這裏贏了五百多錢哪！等會天黑了，我給你買一包何志祥的酥糖消夜，哈哈！」

我喜歡他！比我喜歡我家裏的人還要喜歡他，實在他比起那從來不對我笑，祇在他快走到我面前的時候，照例使勁地咳嗽三聲，讓我感到一陣威嚇的爸爸；以及在平時袖着手，坐在房角陰影處，把眼睛憂鬱地瞟着什麼不可知的遠方，而到氣痛病發作的時候，就大聲地牽着我底手喊着：『我死了，爸爸討個後娘了，一定要打你罵你的啊！我底唯一的心肝寶貝！我箱子裏有卅串錢的「私方」，我死了，你陰地拿去藏起來，等你長大了去花』的媽媽，都可愛得多！

『天呵！若不是我幼年時候有一個葉伯，我恐怕老早就憂鬱死了吧！』這是我

每回記憶到幼年時候的話。

當我到了十歲的時候，我已經進了初級小學。能夠在一個矮先生每天給我挨的竹板子底苦難下，（原因是我從來不會背書）得到一點兒生意底快活的，也還是他所賜予的。他照樣喊我「吃飯」是「八飯」照樣在他高興時候，咬我底臂膀，眯着紅眼睛笑……

「若是葉伯底兒子來了，我想他一定是要咬他底全身的，從頭到腳。不是嗎？媽！」

我有一次把這話問媽媽。因為在我想，葉伯應該是有個兒子的。

「哪裏有什麼兒子老子！」媽媽依然把眼睛瞟到遙遠的處所，好像自己對自已說話似的告訴我。「那老鬼是個孤老呀！他沒有家，也沒有兒女。聽說祇有一個姪兒住在太陽寺的鄉下。但是，鬼曉得那是不是真的呢？他是在我嫁到你們家裏來的第二年，從太陽寺那邊逃荒逃來的。那時候，你底祖父把他僱下，幫我們家裏燒飯打

雜的，看哪！——媽媽閉着眼睛用指頭計算時間。『到現在已經有十三年了！但是，你爲什麼那樣的喜歡那個牌鬼兼酒鬼呢！』

忽而，我不懂媽媽說話的時候，那種對於葉伯的輕蔑，一件事把我弄得吃驚而且不解了！

那是說：一個炎天暑熱的晚上，在房子裏無論如何也呆不住，葉伯帶我到河坡上去乘涼。我跟他坐在河邊草地上。河水經過沙子，石頭，流到大橋青板石的墩子上，碰發出清脆的聲音。月亮正從對面鴨子山底肩膀上抬起頭來，浮照着東城外一座七層塔的文筆峯底影子；也照出城牆上一些齒形的城堞子。風從山脚下滑過綠油的秧田，滑過高大繁茂的皂角樹，吹到我們底身上，涼悠悠地。有一個小伙子躺在橋板上，望着天上的星斗，在嗚嗚地吹洞簫，調子是四季相思：

『春……季……裏……相……思……豔……陽……天……』

我愛這景象。我一句話不說的把頭枕在葉伯底腿子上，像做夢一樣的躺着。

「老葉趕快回來呀！你底姪兒找你來了。」忽然，我爸爸那剛大的聲音從河岸上飄了來，把我和葉伯底沉默都同時驚破了。

我看見葉伯馬上吃了一驚，像不願迎面去看那已經被忘記，而却忽然碰來的過去底影子。但是終於他底長臉躊躇地扯動了一下，就陡地發氣似的自語道：

「他們還以為我沒死嗎？他們還要來給我一點什麼麻煩呢？」

他站立起來把長亂得像刷子一樣的黑鬍子聳了一下，就帶我回家去。

回到家，我看見有一個生疎得像一隻野貓的「鄉巴老」坐在我們堂屋裏。似乎椅子上有芒刺，他時時不安地扭動着，眯着兔子似的眼睛。又用手中一把黑油紙扇作死力地搨他那很有點兒怕見城裏人的馬臉。

另外，他有一張塌鼻子，在使勁地動，把他每一句話的發音，弄得非常有趣的噲噲地響。我幾乎聽不出他講的是些什麼話。真虧了葉伯，他却能夠絲毫不費思索地答覆他底話。

「莫要騙我回去跟你們做牛馬！我說……」葉伯歪着頭忿忿地嚷。「這真是可以拿去敬得菩薩的！你爸爸說他動了手足之情，要我回去嗎？既然這樣，爲什麼從前當我在家鄉耽着背做生活的時候，他偏要把我底工錢，從老板那裏拿去了去買田呢？」

「……」場鼻子姪兒，又不知道說了句什麼話。

「哈哈！」他即刻做着鬼臉諷刺地大笑着：「這真是一樁陰德，我敢說！你爸爸說跟我討個老婆，接我底烟火嗎？哈哈！」他嘲笑地用細眼睛瞟着堂屋裏所有的人：「我如今已經四十五六歲的人了，做夢也沒有想到它呀！哈哈！虧你底爸爸說得出這樣好笑的事來，他不害羞嗎？未必一點兒也不……」

他沉默了一下，就跼起身來像發誓似的完全拒絕了姪兒子任何一句商量的話。

「我到外面混長久了，我已經完全不是你們那邊的人了！我願意死了也不把

骨頭拖回去！我在外面，真是自由自在得多啊！聽到了嗎？石頭！這就是我底回話，你回去跟你爸爸說……」

這樣，他把他底姪兒，在第二天天一亮，就打發走了。他呢，依然帶我去乘涼；或者，獨自喝飽了米老酒之後，到三仙茶館裏去打牌。

這之後，我分明看見葉伯底心理上，起了什麼陰沈的煩悶。他有時候把臉沈默起來，開始無緣無故地用扁擔打我們那隻小黑狗——來福。雖說他以前也是蠻喜歡牠的。

我也看見他異常地愛去打牌了。從前是隔幾夜打一次的，現在，差不多每夜不到鷄子叫，他在牌場裏決不回來。因此，他不但把衣服都輸進開小押的手裏，而且扯了一身印子錢的債！

我很替他憂愁。我有一次問他：

「葉伯呀！你爲什麼不帶我到外面去玩了？我看你成夜打牌，把眼睛都熬腫



得像燈籠了！

他默默的想思了一下，對我說：

「是的，讓我今晚帶了你到桂花台，去看花鼓戲吧。但是，你小孩子怎樣曉得我底心事啊！」

過了幾天，他幾乎因為容易發怒，差一點弄出禍事來了。

那是爲了一件在我們街上，並不是第一次的捉姦的事。

土門跟前有一家開豆腐店的老板，是一個外號叫「洋灰麵」的女人。除了她有着很白淨的臉嘴之外，她還有一雙那時候很時髦的文明腳（即現在所謂改組派的腳）。她老早就被年輕小伙子們所追求。尤其是萬泰祥底小老板鼎臣，更是想她想得吃不下飯去。她底丈夫，是招的女婿，是一個矮小的人。那怯弱的樣子，簡直活像一隻老鼠。他底名字叫三狗兒。

萬泰祥底小老板鼎臣，終於把「洋灰麵」弄上了手。不分白天黑夜，大出大進，

成爲一件毫不避諱的事。這却惱怒了一班繫圍腰的伙計們，他們聳動三狗兒去捉姦姦是捉到了，野男人不但沒有吃一點苦頭，反讓他把家男人底頭上，用釘錘捶了一個大洞。弄到這地步，那班繫圍腰的伙計們，就鼓動起來，要把三狗兒抬到城內衙門裏去「喊冤」。可是，經商會老總崑山二老爺一頓話說縮了頭。

「你們這些「吃鍋巴飯」的雜種們！」崑山二老爺站在街沿上發威風：「告到衙門裏又怎樣呢？吓縣太爺是你們底嗎？我看他是先來請教你們呢，還是先來請教我？再說：「洋灰麵」招三狗兒做女婿的時候，並沒有請街上首士們的酒。萬泰祥的小老板高興去玩玩，並不算什麼犯法！」

於是一場風波重復歸於平靜了。

但是第二天，不知道葉伯是多喝了酒呢，還是受了別人的挑撥，他却站在大街

● 「吃鍋巴飯」是一句土話。指幫人家的人，祇有鍋巴飯吃，沒有白米飯吃。

上樓起褲子「罵山門」了。

「我入你十八代的老祖宗！」他猥褻地把小腹一挺一挺，黑鬍子豎了起來。「你們恃富壓貧！你們強佔人家有夫之婦老子……老子……」他咬緊了牙齒。

「對呀！葉司務！」

「罵得蠻公道，葉伯！」

看熱鬧的人站滿了街心，都用了卑怯者底憤激從旁敲邊鼓。這使葉伯更加火上加油，更加罵得有勁了！他張開他底兩手，捏着拳頭像一隻雄鷄，格外放開粗糙的喉嚨叫罵：

「這是城裏呢，還是鄉下？入媽子的！這是住着縣官的地方呀！難道王法參睡去了嗎？這樁事在從前三狗兒是可把鼎臣那小雜種底腦殼割下來去報官的！就說如今翻了民國，輕一點嚙，那末割掉他一隻耳朵，我想是再公道也沒有的吧？可是！」——他氣急得一跳，足足跳了一丈高：「這次野男人却反把家男人底腦殼捶破了，」

諸位！難道現在是哪個新立了這洋規矩嗎？哼！我老子老葉偏不服這口氣，俗話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老子不管他萬泰祥的老板是個商會上的董事！老子今天要到他那裏評評理看！」

他真的預備帶領這班人馬，借葉伯底嘴，出了他們肚子裏的氣忿的人們擁到萬泰祥去。

這利那間，突然從人叢中，出現了我底爸爸。他用他老早被人認為是很尊嚴剛直的聲音，迎頭給葉伯一頓教訓：

「老葉！你這一月窩裏娃兒不怕鬼」的東西，是痰迷了心腸呢，還是多喝了兩杯貓尿？你這頭等的蠢才！你扳起石頭打自己底腳嗎？就算三狗兒是你底親兄弟，你也拿腦殼撞不過崑山二老爺底江山哪，懂嗎？」

「不……我要去碰一下子看公道話也是要人說的呀！」葉伯還是好像很有膽量地向前走，可是他底脚步，已經放得是遲疑的了。

「得了，傻瓜！你底公道賣幾多錢一斤呢？還不跟我夾起尾巴滾回去！你一定要弄到崑山二老爺把鬍子一翹，送你到衙門裏屁股上去挨公道嗎？」我爸爸又把他拉了一把。

「這……這……」於是，葉伯即刻變成了一隻綿羊似的，垂着手，沒精打采地回家了。

時間像流水一般，我不久在高小畢了業，到省城裏住中學去了。我底家境，這時期正在開始鬧兵，鬧匪，又加上鬧每畝田的錢糧，加上三兩銀子的團捐等等的碰打之下，飛快地顯出了衰落的臉相。處在這個入不敷出的厄運之下，第一的緊縮政策，是把葉伯開消，以減少每年三十六串錢的工錢。

從此，他就在街上，幫人家挑水過日子了，但是爲了十幾年的「賓東」關係，還是讓他寄居在我家那間靠廚屋的小房子裏。

有一次，我放寒假回家，我幾乎不相信我底眼睛了。天哪！葉伯是變得多么衰老

了啊！他底背脊駝了，鬍子頭髮已經變成亞麻色了！他挑着一擔一擔的水，兩腳與其說是在走，不如說是在拖！而且那無情的而又寒冷的風雪，把他打得像一棵馬上要倒的枯樹。

他知道我回家了，在挑完了水回來的夜裏，跑到我們底堂屋裏來，將他老瘦而且濕淋淋的身子坐下，開口跟我談話了。

『大相公的話，』他說：『我是親眼看見你出世，親眼看見你長大的啊！那時候，你說「吃飯」是「八飯」哪！每天吃了飯，你獨自個玩，像一朵在牆角裏開的小花兒，沉默着，不笑也不哭！哈哈！我老早就猜出你長大了，是有點玩頭的啲！哈哈！現在，你在省城裏住學堂，聽說那可以抵得一個舉人嗎？哈哈！』

他小孩兒似的笑了起來，直笑到他底老眼掉下了幾顆昏黃的淚。

『葉伯！』我說：『你老人家爲什麼叫我大相公呢？還是叫我是年生，那樣親熱些！』

『不！』我底媽媽忽然從旁像做夢剛醒，吃驚地加進話來了。『那樣才是規矩的稱呼！我甚是奇怪，年生你爲什麼還是葉伯前，葉伯後，改不過口來呢？要曉得你如今是個有資格的人了哪！』

這樣，我與葉伯兩者之間，彷彿給一層陰霧遮住了，過去天真歡樂的影子消失了！那老鬼——葉伯，幾次在迴避我，不跟我打招呼，我是如何的感傷啊！

不久，當我看見他在大街上挑着一擔水，手裏拿着五六根油條，一面走，一面大口大口，旁若無人地吃着，我是看出了這老人，是自己撐持着自己驕傲的盾牌，把我想對於他憐憫的箭，都遮蔽得射不進去了！

有一夜，我聽見他在那小房子裏，像牛一般的哼氣，而且還不時哭泣。不過，忽然又聽不見了。當我第二天問他的時候：

『葉伯！你昨夜是不是心裏不好過？我聽見你在哼，你在哭哩！』

他像受了侮辱，翻着白眼，手一揮，發怒地大聲回答我說：

「哪裏話？哪裏話？我有什麼不好過呢？我挑一天水賺的錢，足足夠我用。我比世界上哪個不快活些！」

「是的……是的……」我趕快認輸，給他以自尊的滿足。

自從這一年假期滿了，下省後，我有五六年沒回家鄉了。我是在這裏那裏流浪着，正碰着所謂「國家多事之秋」的漩渦。

今年的秋天，我以一個偶然的機會跑回去了。不幸得很！這時候恰巧逢着城裏鬧「義匪」圍城的亂子。我因爲一點疎忽，來不及躲進城裏去。這機會，却讓我仔細地看見了葉伯最後遭遇的經過。

在人們倉猝間只提得一個小小包裹朝城裏跑的時候，葉伯是獨自從容地，把水桶放在大街上，伸長頭，狡詐而陰鬱地大聲笑道：

「咳！咳！倒底性命比家當值錢呀！這真缺德，他們到底沒有把房子，田，一起帶進城裏去！」



然後，就用他那變得得意而又好奇的眼睛，遙望着西街口。那方面是「義匪」要圍城時，所必經的入口處。

他看了許久，才看見三個騎着馬當尖兵的「義匪」，電一般的衝進了街口。他們穿着稀爛的軍裝，其中還有一個沒帶帽子。大概是怕中了埋伏，一進街口，他們惶恐地，無目的地，朝前面放了一排鎗。之後，跟着進來的人馬，像倒了堤的水，塞滿了街道。

那鎗音很尖銳，「嗚」地一聲從葉伯底耳邊飛過。他陡地嚇了一大跳，趕快把身子一閃，輕輕叫了一句：『好傢伙！』然後就大聲不管好歹地迎着那三個「尖兵」嚷了起來：

「媽媽的！這樣粟米大的膽子，當什麼屁義勇軍呢？他們……」他回頭指一指四門緊閉的城，臉上即刻湧出了一陣老祖父底慈愛的顏色。「鬼子兵……老早就跟烏龜一樣，把頭縮進城裏去了哪！不要怕啊！小伙計們趕快下馬來喝一杯茶了再

去打仗。我相信你們一定是跑得很口渴的。若是你們肚子餓了的話，也請你們隨意吃點燒餅油條，那都算我的，我可以請這個客！」

「當然哈哈！」其中那個沒帶帽子，頭臉晒得漆黑，好像一塊木炭的傢伙，憑空大笑起來。「當然！我們當然要找點東西塞嘴的，要曉得我們三天沒沾一粒米了哪！再說：也用不着你這位伯伯請我們。現在是我們底天下了，沒有哪樣不是我們的。哈哈！伯伯！你能跟我找頂草帽子嗎？我這頭已經晒得像乾魚了！」

這三個義勇軍找到了個麵館，貪饞地吃了起來。

葉伯在旁邊用了像醫生察看病人的眼睛，瞅着他們，不時間他們：

「呃！你們來了，有些什麼新名堂呢？」

「凡是不跑的，都是我們底好弟兄！」那個黑炭似的傢伙吞了一口燒餅，搶先回答着：「我們就把跑了的漢奸們的家財，都把給他，讓他搬進去做新主人，也讓他愛什麼拿甚麼！」

『不是的！』另外一個三角臉的人說：『你說錯了，黑子！我們是說凡是一個不勾結鬼子的人都給他一份活做，一份口糧！』

『老伯伯！』第三個翻嘴唇的，像一個打鐵老的傢伙也開了口：『你老人家這樣熱心，你可以上我們軍部裏去報一個名，請求分一個舖子給你管的！』

『我不要！我不要！』葉伯非常自大地回答：『我一生靠力氣換飯吃，從來不想別人的不過，我還問你們一句……』他歪過頭去，眯着眼睛。『聽說你們亂殺人嗎？』  
『呃——』

『哈哈！』黑炭又笑了起來：『我們若不調查出真是漢奸，有憑有據，是絕對不會冤枉殺人的！』

葉伯底眼前，開始有幾個人底幻影在飛，一個是崑山二老爺，一個是鼎臣小老板，一個是……可是他們都老早躲進城去了！留下的人，盡是跟他一樣的窮光蛋！

真話，兩天來並沒有殺人。葉伯時常好像一隻喜鵲，在街道上連跳帶蹦，口裏唱

歌一般的叫着：

「不錯！這很文明！不錯！這很文明！」

第三天，天剛一亮，忽然聽見鴨子山那邊放起機關鎗來了。

「咯……咯……咯……咯……咯……」

「鬼子兵的救兵到了一師人，我們趕快退出，到孫家嶺一帶佔領陣地去。」  
在這紛亂的呼聲中，三分鐘內，他們迅速地退走了。

於是，城裏的鬼子兵，又衝了出來。有一隊兵隨着崑山二老爺們，極精細地搜查所有沒逃走的老百姓底住宅，身上。凡是搜出了值得一個小錢的別人底東西，都當即刻就地正法，用鬼頭刀砍下他底腦袋。不到半天，已經砍下了一百零八個腦袋！到處都是屍首和血水，一陣陣腥臭的氣味，將全個城鎮脹滿了！

祇有葉伯低，低着頭，一聲不響地挑他的水。因為他完全和他所說的一樣：「我不想別人的。」所以是清白得很。

這「太平景象」已經有了三天。人們又都照平常一樣，談着話，打着大哈哈，祇有葉伯像是少了三魂七魄似的，把口抵得緊緊地，不但話不講，簡直氣也沒力量透了。

這一天正是中午，他忽然想起：要到馮公昌糟坊裏去喝點酒了才舒服。

他到了那裏，打了兩斤米老酒，開始不吃菜地一杯又一杯地灌下去，頭是無力地低垂着。他是顯得異樣的衰老了！

「啊！老葉伯伯！不知道是那一個聲音中帶着好奇的人在另一張擠滿了酒客的桌邊喊：『你在喝酒嗎？』聽說你這次沒有「躲反」，你該看見了一些什麼奇事吧？」

葉伯並不抬頭去睬那個人，還是悶着喝酒。

「哼！另一個人用了刻薄的口吻說：『他雖沒有「躲反」，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躲到哪處毛廁角落裏去了，他敢……』」

這一下，突然把葉伯逼出火氣來了，才開了腔：

「你媽的！你看我老子是那種人！就是閻王打發無常大爹來敲我底房門，我老子都不興想到要躲的！」

「不要發氣，葉伯！你看見了什麼奇事嗎？聽保正二爺講：義匪殺了千把人，可是臨走的時候，都藏起了屍首，洗去了血跡，所以……」又一個人問。

「聽他放狗屁！」葉伯用鄙視的聲調說：「你去按家查一查，看一直到他們走，有誰少了一根頭髮沒有？」

「葉伯！另外，旁邊一個膽戰心驚的低音，悄悄地送進葉伯底耳朵裏，並且那人還用手拐輕輕地把葉伯拐了一下：『現在這世界，還是少開口的強啊！俗話說：「牆有縫，壁有耳」……」

說這話的人，是賣馬草的牛老三。

「什麼什麼？」葉伯又灌進了一杯酒，陡地憤怒起來，把桌子一拍：「難道我說

的不是公公道道的話嗎？我可以有我這五十八歲的年紀賭東道，看是這邊文明些呢，還是那邊文明些？」

人們馬上被他這一頓話嚇跑了。

他才又獨自喝飽了酒，歪歪倒倒地走出糟坊，打算到河坡上挑水去。

當他正走到水巷口，忽然迎面跑來了一排鬼子兵，其中有一個兵話也沒說一句，提起鬼頭刀，對準葉伯底腦門蓋子，就是一傢伙！

馬上，葉伯底頭，被砍成兩半邊了！一股鮮紅滾熱的血，滲和着腦髓，噴了出來。





## 兩個拾煤渣的孩子

一……『嘻，多拾兩斤，可以多吃一個窩窩頭呀！』

打起仗來了，已經打了兩個多月。

北邊的兵，一列車一列車，像裝的些趕端陽節旺市的肥豬，朝南邊運；南邊的兵，也像吃光了千萬頃禾苗的蝗蟲，朝北邊飛。大戰已經快要到黃河跟前表演了。

『嗎……嗎……嗎……』飛機在人們底頭上叫。

『咯……咯……咯……』機關槍在趙橋車站前方二十多里的地方

叫。

它們把趙橋小車站底居民們叫呆了。叫跑了李長茂京廣雜貨號底老板，把所

有值錢的貨品運跑了，光留下一間空洞的店子，在落了鎖的大門上，巴着一張長方形的紙條兒，寫着幾個不知道是臨時太慌張了呢，還是墨水太清，以致弄成像流淚似的歪字——

「下鄉收賬，暫停營業。」

叫不跑的，是做燒餅的缺嘴老三，打鐵的歪肩膀老趙們一夥兒。他們依舊挺着領子，搬開高粱稈兒編成的大門，做他們底活路。有時他們一看見列車上匆匆運的大兵，或者偶而把耳根緊貼在半邊巷那口井沿上，去聽一聽由地下傳來的前線底炮音，他們就裝着泰然無事的臉嘴，肩膀一聳，互相壯着膽兒似的，分外提高喉嚨，叫罵起來：

「他媽的腿老子們……老子們……噫！從翻民國到現在，該是碰見過多少次了呀，還跑到哪兒去呢？未必你爺有座房產在東交民巷奶奶老子們實在……真是……城牆上的麻雀，嚇大了膽兒的……」

他們都不跑；難道這兩個在車站上成天溜來溜去，像遊魂一般，無依無靠的拾煤渣的孩子——小牛跟石頭應該跑嗎？

不！他們也不跑。

他們能夠跑到哪兒去呢？除了車站北頭那所破土地廟是他倆共有的家產之外，就說他們跑到什麼安全的地帶去吧，那末，他們吃什麼，喝什麼呢？除了他們每天在車站上拾取從火車頭拋下的煤渣，作兩個子兒一斤賣給缺嘴老三，或是歪肩膀老趙，換幾個窩窩頭之外，再說：他們有誰在這兵荒馬亂的日子，來心疼他們，怕他們被天空裏一顆沒生眼睛的流彈，飛下來碰傷了皮肉？沒有。他們除了自己，沒有親人，沒有爺娘。

他們是這趙橋底兩個流浪的孤兒，居民們很難回憶他們是在何年何月開始出現在他們眼前的。但總之像這小集鎮所有的景物一樣，那些牛馬糞淤塞的街道，外一尺多厚的黃沙，賣大餅的在刮大風時高亢到顫抖的叫賣聲，打鐵舖裏叮噠

叮噹的敲打的響音……都是必然的應有的點綴，當人們一想到那兩個拾煤渣的孩子，就即刻會從生了根的印像裏浮出他倆底姿態——

那有着一張額外大的翻嘴，被陽光，灰塵，跟油汗塗烏了的馬臉；一對常常像是正害火眼的紅眼龐；背上揹着一麻袋煤渣；手裏拿着一個又冷又硬的「將軍帽」，送到門牙大得像狼底嘴裏，大口大口地咀嚼；若是被一位胃口欠佳的老太婆看見了，一定要說出這樣的話來：

「瞧這孩子吃的，該是多末有勁兒啊！」

這個就是十二歲的小牛。

石頭底樣子，却恰恰跟小牛相反，頭是扁的，眼睛是細的。哪怕你怎樣想對他原諒，終於覺得他底生理上少生了某一部份似的。他穿着一件從拾來的，長到打齊膝

● 「將軍帽」就是窩窩頭。因做的像一頂將軍戴的盔子故名。

蓋的舊軍衣，頭上蓋着一頂老大的，破了邊的草帽；隔遠看，就活像菜園子裏插的那把嚇雀鳥的草人，他每次在街道上走的時候，總是膽怯地釘在小牛後面，板着怕有誰突然給他一個耳光的苦相。

今天，他倆又從土地廟穿過街道，朝南到車站上去拾煤渣。走到歪肩膀老趙底大門口，歪肩膀老趙正在煤煙飛騰的火爐旁，光着脊梁，挺着毛茸茸的胸膛，先朝手心噴了一口涎沫，合攏來搓了一把，開始舉起錘子打在火花飛進的紅鐵上，發出「叮……噹……叮……噹……」響得震破耳膜的聲音。他一看見小牛跟石頭，分外用力地捶了一下鐵片——「叮……」張開歡喜說短話長的嘴就嚷：

「喝！小雜種們！你們幹嗎？昨天不給老子送一麻袋煤渣來？未必是缺嘴老三那狗操的先下了訂錢？」

「哈哈！趙大爺！」小牛極頑皮地把他底紅眼皮映動了幾下，露出暴牙齒來笑。「咱們昨天拾到晚，手指頭都拾破了皮，也祇拾了一點點兒，實在合起來，還抵不過

您老底兩個拳頭大哩！今天趙大爺如果拾到了，一定全給您送來。不過……」小牛狡詐地伸出三根指頭一幌。「要得這樣多價錢一斤啊！這兩天過大兵，真拾不起多的來。」

歪肩膀老趙猜出了這小傢伙是在說謊，他明明知道這些日子過大兵，來往的軍用車特別多，站上換水的地方，從車頭上拋下來的煤渣也特別多。但他却假裝着信實的臉色，好意地講道：

「好的，小光棍！咱們又不是沒有做過來往的，你措來得了。三個兒子一斤不能說太貴，但兩個半子兒一斤，總該是兩不吃虧的頂公道價錢吧！不過啊！」老趙突然格外和顏悅色，裝出一個茶館裏說書先生底臉兒。「你們這兩位小老弟，幹嗎還從從容容做買賣，不趕快捲起行李躲兵荒去呢？難道要陪着咱們這些個打鐵佬看放開花彈嗎？要知道，咱們是打鐵打到連筋骨都變成銅了的囉。你們：唏唏！皮癩肉鬆的！」

「白搭！您——趙大爺！」小牛好玩地用食指撥動嘴，叭噠響了一下，說：「咱跑喝天塌下來，有長個兒頂。幹嗎要跑？真是……這……這……這」他挺高了小肚子。『未必怕他們咬掉俺底這傢伙不成！』

「你這缺德的小鬼頭哈哈！去發你底財去吧！等會，可不要忘掉了措煤渣來！」歪肩膀老趙又動手捶起鐵來。

小牛重新把破麻袋朝肩上一搭，就朝車站上飛跑。累得石頭跟在後面趕出了一身汗，跌了兩交，一面措去鼻尖上的灰跟汗，一面像哭似的嚷着：

「你個上殺場的！有一堆元寶在那裏等着你嗎？俺……俺求你……小牛，俺底親哥哥！你不可以跑得慢點兒嗎？真話……俺底腿要跌癱了！」

「你叫！你叫！」小牛回過頭來，舉起拳頭搖了兩搖。「難道你底耳朵給鬼捫住

● 「白搭」等於南方話瞎說。

了，聽不見火車已經拉了位置嗎？到遲了，別個給你連灰都要扒得精光，咱們還拾個鳥！」

於是，石頭也馬上像打慌了的兔子，豎起耳朵，豪不再顧惜他那皮厚而且骯髒的赤腳，在吸收了火一般的太陽底熱的沙地上，拚命地跑了起來。沙塵在他後面捲起了一層薄霧。

這時，火車正苦悶地叫了三聲，載着幾列車黑汗水流的兵士進了車站。從車頭底火爐裏，拋下幾堆熱氣騰騰的煤渣。

小牛跟石頭雜在另外一些叫罵爭奪的人叢中，將燙手的，還未全燒透的煤渣，拾起來朝麻袋裏直擲，同時，口中緊張地呢喃着：

「噫，多拾兩斤，可以多吃一個窩窩頭呀！」

二……「這裏，瞧！有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



月亮從地平綫上升起，將平坦綿延的大地，照出了這北國所特有的太古的淒涼味兒。

一切都歸於沉靜：五月底夜色，是涼爽而且潤澤的，所有的村子，都將最後從叢林裏飄沒的一顆燈火滅熄了。祇留下遠處一隻狗底「汪汪」的嗥叫，在夢一般的空間流盪。

等到月亮爬上一顆老槐樹上，就將一叢枝葉不規則的交織的陰影，投到褐色的破爛的土地廟底牆壁上，朦朧地浮動着癩皮狗一般的外貌。

在土地廟底神龕下，蜷曲地躺着兩個弱小而且卑賤的小生物——小牛跟石頭。

石頭老是做許多可怕的夢，他黃扁的臉上，不時隱約露出恐怖的痙攣，那大一歲的孩子小牛，却「唵唵」地睡得爛熟，顯示着日裏勞苦，夜晚酣睡的一種極規則

的健康的姿態。他放肆地張開兩條腿，將左邊的一隻做了石頭底枕頭。

除了他倆底呼吸之外，週圍是寂靜到連樹葉上的露水，滴在沙土上的聲音都可以聽見，在從前，也間或有打集子上喝醉了白乾，回村子去的鄉下人們底蹣跚呆重的脚步聲，跟發氣一般的，有頭無尾的「高腔」，驚破他倆底夢，總是惹小牛一聲怒罵：

「老子要弄條驢鷄八塞住你底嘴！」

但是今晚什麼也沒有響動。在這兵慌馬亂，人們登在家裏一尺多厚的黃土築成的四壁之間，也應該用手掩護住腦袋，怕流彈穿破一個洞兒的時候，誰個敢晚上出來作冒險的散步呢？

然而也不盡然。聽什麼地方不是彷彿有人底脚步在細沙的路上，發出輕微的吱吱的響聲嗎？

起先那脚步聲音，好像被後面什麼野獸在追逐，忘命地響得很倉猝。忽然却又

劃然停止了，似乎設法隱藏他底踪跡。但未幾，又聽見路旁矮樹林裏發出一陣顫抖的細語，顯然是他決心撇開大路不走，胸中懷有什麼心虛肉跳的恐怖，把身子潛伏在裏面爬動。

這動作，在如此沉寢的夜裏，是格外覺得有一種嚴肅，神祕的動機，在那兒分裂那人底靈魂，叫他像貓子一樣輕捷，兔子一樣狡猾。

總有十分鐘，矮樹林又重復歸于沉默，彷彿有意讓這沉默來判斷週圍真實的存在。待真實的存在，已經無可懷疑的是無知與茫昧，絕對給一個冒險與陰謀的策動，有着十分壯膽的保障。于是那絲絲的枝葉又響了，切切的脚步又開始爬動了。

當它響動到土地廟跟前，忽然嘩啦一下，有一個人影子機警地，迅速地猛一掠過，就落在小牛跟石頭兩人睡覺的階沿上了。借着屋簷上投來的一道朦朧的月光，照托出他是一個矮胖結實的漢子，他身穿一套黑短打，腳管纏得緊緊的。

大概有一陣自幸的狂歡在刺着他底心，他一立定脚跟，就震動了幾下發光的

大眼，張開那烟氣太重的肥厚的嘴唇，閃出一道金牙底冷光，吱吱的笑了，——是一種可怕的狞笑！

接着，他稍微緩和了一下喘息，向四面迅速投了一眼，開始蹶下去推動那兩個睡得像一堆稀泥巴的孩子。

他首先推動的，是石頭那隻白天裏跌交碰破了皮的腿。他不聲不響地推了幾下，才把石頭幾乎疼得從夢裏驚哭起來。

石頭原是個膽小的脚色。在昨夜，他曾經夢見土地公公從神龕上發怒地跳下來，用那根彎彎絞絞的拐杖拖他底腿，說是要把他拖出去摔在荒郊野外。所以他此刻慚慚地發覺確實又有什麼東西在拖他，就即刻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很想把眼睜開來看個明白，可是他不敢，他怕！於是，他祇好格外閉緊眼皮，讓牙齒跟筋肉像秋風裏的一瓣黃葉，格格地抖動起來。

「喂——孩子！不要怕，你醒過來哪……」

這聲音很輕，很柔和。石頭一聽到，似乎不像他所想像的土地公公那威嚴十足的腔調，他這才敢于試着露出一絲絲眼縫，陰地朝了蹶着的那堆暗影看了一下。可是，糟哪！他發現那傢伙正在歪着頭默笑，不懷好意似的。尤其是被渾身漆黑的裝束所襯托出的那一張太圓太胖，而又太白的臉，以及齒間閃動的什麼冷光，更使石頭嚇得趕快閉緊了眼睛，不知道他是另外哪一道的神怪。他假裝睡熟了，氣都不敢透大了。直到那傢伙發了肝火，用力把他捏了一把，他才不顧性命地哭求起來——

「天……爺……菩薩……老祖宗……您……您饒了俺吧……俺……俺……」

「不要叫！」那傢伙悄悄地回答他，威嚇地捫住了他底嘴。「小鬼頭，俺又不會把你吞下肚去，叫嗎咧？」

隨即，那傢伙飛快地把石頭底手一提，提起來面對面地站住了。迅速從腰包裏掏出一包東西，說：

「孩子！你不要怕。瞧——這裏有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拿去等會祇要你們幫俺做點小小的事兒就得了。」

石頭顯然對於這特異的舉動，弄得摸不出頭腦。他迫急中暗地把小牛踢了一腳，警告小牛起來對付這場啞謎。

由于小牛強悍的本能，這一腳踢動，使他那尚未完全清醒的腦子，陡然跳躍了什麼意外襲擊的波紋。于是他即刻咬進嘴角未乾的夢涎，粗獷地發出了一聲喊——

「唔啣——什麼事兒——呢——」

而且他像一頭暴怒的野貓，身幹兒朝上一挺，就挺立起來站定了丁字步兒。他楞着發火的眼睛，捏好兩個拳頭，把上身結實地朝前傾斜，準備像過去跟人打架的決心，出其不意地向敵人撲撞過去。

等他鎮定了一下從突然醒來的腦子裏轟轟的巨響，清楚地瞧見了他所警戒

的目標，這才挑戰似的把眼鋒牢牢釘住那目標底眼睛。而那個目標，這時也正稍微吃驚地直視着小牛。

他們不聲不響地對視了幾秒鐘。

之後，那個目標忽然用着異樣而且誇張的神氣一笑，親暱地拍了拍小牛底肩膊，說：

「哈哈！不錯！這副勁兒……」他豎起了大姆指，頭一歪，換上富于刺激的讚嘆口吻：「很「有種」！很英雄……」

「呃，呃！你這位大爺！」小牛依然沒有改變警戒的姿勢，手插在腰上，查問道：「你……你半夜三更，摸到咱們這兒幹嗎呀？你說……你說……」

「坐下，孩子們！」那傢伙把小牛跟石頭拉了一把。「俺是特地來瞧瞧你們的。你不是叫小牛，他叫石頭嗎？俺老早……真的……咳！就可憐你們了。是的，不幸的孩子們！咳！俺實在替你們底生活耽憂啊！咳，咳這裏瞧——有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

頭菜拿去……」

那傢伙暫時停了嘴，光拿滑溜溜的眼睛，來搔癢着這兩個孩子底心。又親愛地把那四個白饅朝兩個孩子底面前一擱，把那兩塊雪亮的洋錢朝兩個孩子底手心上—放。

「不成，俺說……」小牛固執地把手一縮。「你這位大爺，幹嗎這個……這個……你說出來，你說出來……」

石頭在旁邊一聲不響，光偷偷地用眼睛斜視着面前的白饅頭。

那個大爺映了幾下鬼眼，神祕地把嘴巴抵住小牛底耳根，不露聲浪地咕咕了一陣：

「……」

「啊嚇！好傢伙！你……你……探子……」小牛驚叫了一句。從他不接氣的聲音中，可以覺察出他是被甚大的恐怖壓倒了。



『你叫，小舅子！——這是什麼？』那大爺飛快從腰帶上抽出一把黑晶晶的東西，逼近小牛底眼前一幌。

是一桿手鎗！

卽刻，小牛顫抖得像害急性瘧子。石頭呢，就眨着死魚似的眼睛，把頭拚命地朝頸項下亂縮，喃喃着：『我怕，我怕！』說時，趕緊用手抱住了腦袋。一會兒，忽然又突兀地呻吟了一句——

『唉，唉！俺底老娘呀！』

『唏唏……唏唏！』大爺尖着舌子冷笑了。『孩子們！不要怕。俺是逗着玩兒的。要知道，俺真喜歡你們這兩個苦孩子哪！』他放低了聲音。『告訴你，小牛！那事兒你要！是幹成了，包你明天就要轉南方大運！真是矮子上樓梯，步步高陞！別說明晚有十塊錢的賞號，並且咱們底人一過來，俺馬上薦你們去當小伙子，不愁吃，不愁穿，懂嗎？』

『那……那……大爺……俺真的幹不來……』

「不，孩子！你是多末有種，多末有氣力呀！這點事兒還幹不來幹的來的。俺問你：你未必要拾煤渣拾一輩子，不想翻翻身，幹幹別的快速的事情嗎？你試想一想：白天拾煤渣，拾到皮破血出，還拾不到一頓夠飽的窩窩頭。晚上沒依沒靠，躺在破土地廟裏擋北風。這……這……咳……」雖說大爺肥厚的眼皮裏，着實並沒擠出一滴淚水，可是不妨用袖口大大地揩了一頓，並且又即刻裝出奶奶腔，唉聲嘆氣的：「孩子們！咳！咳！俺替你們憂愁，是的，俺替你憂愁！咳！若不是怕難爲情，俺真的要抱着你們大哭一頓，可憐的小寶貝們啊……」

大爺還沒有開始哭，倒是石頭那顆脆弱憂愁的心，被那大爺底「同情」撩發了。他緊繃着黃腫的臉，淚水已經從細小的眼縫裏滾了下來。他是除了他底媽媽，在三四年前，決心撇掉他，跟一個軍隊上的伙夫逃跑的時候，曾經抱着他哭過一番，像這樣喚過他是「可憐的小寶貝」的。從那以後，他再沒有碰到過第二個人這樣對待他過。今晚，這位陌生的大爺却也這樣對待他，他是被征服了。

於是，那位大爺更加用了慈愛而悲哀的口吻，而且簡直不顧他底聲浪已經大到飄出了土地廟，將會引起意外的危險。他說：

「你們知道嗎，你們知道嗎？孩子們！」他特別把臉對住小牛，「當小伙子該是多末有面子呀！你可以穿着一套怪漂亮的小軍裝，戴上一頂怪精神的小軍帽。勿論在什麼地方，你高興要揍誰就揍誰，要罵誰就罵誰；包管他們不敢說一聲不是，反要低着頭恭敬你！『不錯，小老總爺您揍的對，您罵的對呀！』並且……」他底頭用力在空中劃了一個全圓，拳頭嘩啦一下捶在地面，加快地噴着口沫講了下去：

「並且——等咱們底人打過來了，俺還要把你們帶去見咱們底總司令，告訴他說：『老佛爺！請您收留這兩個苦命的孩子，像您自己底孩子一樣。等他們長大了，請您放下去當一名排長。因為他們是幫您老佛爺出過力，報過效的呀！……』」

停了一會兒，他推着小牛底肩膀催促着：

「你懂了嗎？呃！你懂了嗎？」

小牛茫昧地把眼睛投向前方凝視了一下，突然牙根一咬，發怒一般的叫道：

「拿來！那兩把「起子」。但是，大爺！你明晚真的來嗎？」

「一定來，一定來！還得給你們各人揸拾塊錢的賞號來哪！好，趕快去擰，趕快去擰；記住！不准對誰走露一點兒消息好，勇敢的孩子們！俺去了，明天再見。」

那大爺溜走後，小牛跟石頭啃完了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就朝鐵路綫摸去。

三……「天爺這是怎末弄的？……火車出了軌！」

是下半夜四點半鐘的光景。

做燒餅的快嘴老三，打鐵的歪肩膊老趙，隔街相對地各人估住一塊木板，拉直地仰臥着。由於夜幕底啞靜無聲，他倆高大的鼾聲，就像在奪錦標賽——

「噫……噫……噫……」

其中尤其是老趙那隻向上翻的大鼻孔裏吼出來的鼾聲簡直突破了街市底沉默，跟街外草叢裏「紡織娘」底吱吱吱的歌唱，平分了這淡漠無涯的夜色。

缺嘴老三向來是有點兒小毛病的：他底牙齒常在睡眠裏磨擦得格刺的響。但一到響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照習慣，他是翻一翻身，嘴裏這這那那說一兩句夢話。往往那睡眠的密度，也就跟寒暑表一樣，向下降落，成爲一種半睡眠的狀態。

這時，他正在翻一個身，嘴裏呢喃着半句：「瞧……老麵發了沒有……」忽然好像有一座火山，在他底腦子裏爆發了，猛叫着天崩地裂的巨響：

「嘩啦……碰通……轟……」

他那顆休止在僵臥的軀殼裏的心，即刻嚇醒了，把他盲目地拉起來，像一架被黑貓黑狗吸引起來的暴屍，呆滯地立在那兒。他過份受了震動，他底眼睛就麻木得許久都睜不開來。

等到第二遍恐怖刺耳的巨響過去以後，他才霍然睜開了眼睛，缺嘴皮開始劇

烈地扯動起來。同時，也就恢復常態地生出了警覺，自言自語着：

「唉呀……他媽的！打到跟前來了呀！」

他以為是戰事一夜就逼近了這兒。他迅速記起他那個老早就預備好臨時逃兵荒用的小包裹來。那裏面裝有十五串銅子兒，是他全部的財產。另外還有五斤乾餅，是他計劃着有一天，若是戰爭要在他們車站附近，非得胡打他媽媽的三天五天不可，那末，他跑到勿論哪處躲着，才可以免除飢餓。

毫不費思索的，他憑了上面那歷久訓練出來的一「國民道德」，打算像一隻趕慌了的兔子，飛快地鑽進屋裏，摸着了那個擱在案板角裏，但却很容易拿到的小包裹，然後從後門溜之大吉。

正當他就要這樣做的時候，可是一傢伙聽見了歪肩膀老趙底聲音——實在，他是嚇炸了膽，忘掉了他還有個可供商量的鄰人——輕輕地詫責他道：

「老三！往哪兒去？」

他回頭朝老趙那邊一瞧，瞧見老趙像一隻貓頭鷹，呆在黑處瞪着帶有嗅覺的眼睛。

「趙大哥！不是槍炮底聲音已經響到咱們這頭上了嗎？」

「不對，老三！那……唔聽——」老趙趕緊用手兜着耳朵底邊沿。

從極近的處所，第三次傳來了一種什麼汽鍋之類爆炸，以及氣體膨脹的尖銳聲音：

「嗤……」

接着，又聽見一聲鈍重的物體，土雷似的在地上碰擊了一下。之後，一切又慢慢歸於沉靜，祇隱約聽見有斷斷續續的驚叫，在西沉的昏黃月光下飄浮着——

「媽拉個巴子！這一定是敵人放來的別動隊幹的！這一定……」

此外，微微有一陣絕望的，苦痛的呻吟，像霧一般，籠罩住了一切——

「唉喲！俺底老娘呀！唉喲……」

『一定，一定！』老趙沉着地乾咳了一聲，那隻特別挺的肩膊聳了一聳。『一定是火車出了事兒。一定，俺敢打賭……』但是，管他媽底腿！老子們再睡他個把兩個鐘頭，等到天亮了看俺說：老三！你呆着幹嗎？伙計！你躺下，包管不是就打到這兒了。這個，這個，一點兒都不像機關槍連放的：咯咯咯咯的聲音！也不像步槍放的：砰……砰……砰的聲音……照俺想：大概是大兵吃得太飽，把火車壓炸了。那——奶奶熊！不關咱們底事，你放心拉直了腿兒睡覺得哪……』

他們又睡下去，一直睡到隔壁孫二娘家裏的那隻老公鷄，伸長頸子叫了三遍，他們才照習慣的時刻爬起來，忙亂地下開大門，開始準備一天底活路。

這時，太陽還沒露頭，祇是東邊的天，佈滿了鮮紅的彩霞。一點雲翳也沒有，這說明了今天又是一個老熱的天氣。

歪肩膊老趙，實在是這小集鎮一切可敬的市民中，生活頂有條理的一個。他每天除了太陽沒露頭，吩咐徒弟扯動風箱，把爐子裏的煤炭燒燃；把鐵放在火裏燒紅。



太陽露了頭，才夾出紅的鐵，打成上好的菜刀，鏟刀，釘鉞之類。這遍活路一做完，照例是太陽已經爬到屋頂上了，他就功德圓滿地撇掉鐵錘，蹶在大門口，一手灌進一杯白乾，一手送進一塊鹹蘿蔔跟五個四兩頭的高粱拌白麵做的花捲。然後，站起身來打兩個非常響的嗝，身子一歪，順便倒在一張凳子上，睡他媽的兩個鐘頭，再一直做到天黑以後。他還有一個生活規則，就是他一爬起來，必須溜到街後，那塊緊對車站的荒地裏，用他底話，是說：

『亮亮嗓子。』

他是鎮上一個蹦蹦戲班子裏頭等的大花臉，他必須不讓他底嗓子塌下去了，免得逢廟會時，在戲臺上被聽戲的對他丟爛草鞋。

今天，他也絕不改變這種程序，他一面唱着『昔日裏有「一」個「三」大賢哪……烏牛白馬……結拜在桃園……』一面心境閒散到把前線上的戰爭，跟昨夜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實在，假設戰爭對於他們像是在耍狗熊把戲，每年每

月都有這末一套。再說：一天勞動後的甜美的睡眠，常把他過去及現在的煩憂，都睡  
得消退了色彩。那末，誰能夠必須命令老趙有瞎心思去追求昨夜怪事底究竟呢？

他份外搖動一高一低的肩膀，走到荒地裏，打算唱完這齣桃園三。

可是，他迎面瞧見了那個路警——他頂相好的酒友王高陞。那路警攢着馬槍，  
在那兒把守着。一見到他，就即刻拉長了滿生酒刺的臉，做出個陡然想起的驚詫的  
神氣，一隻手向他制止地一揮，喊嚷着——

「媽的，歪肩膀！你來這兒幹嗎？這兒都放了步哨，不准閒人通過哪！喝！你還不知  
道昨夜底亂子嗎？瞧——」路警尖起嘴向車站上挑了一下。

老趙順着眼睛一瞧，他即刻吃驚到跳了一丈高，大叫道：

「喝！天爺這是怎麼弄的呀……火車出了軌！」

「不要叫！你趕快回去。等會巡長看見了，一定要把你捉去當嫌疑犯收拾一傢  
伙的。」

『不過，呃，王大爺！您祇讓俺隔遠稍微偷看一下就走了。』老趙好奇地瞪着眼睛，將他所必須要知道的材料探訪一點兒，好回頭給所有的街鄰們用了加倍放大的聲調傳述開去。

他微微看見幾列車，像一堆死驢死馬，倒在那兒；看見一大堆摔死，碰死，軋死的大兵們底殭屍，五顏六色地躺在那兒。他打了個寒戰，問那位路警：

『王大爺！這是怎麼弄的呀？他娘！難怪俺昨夜鷄子叫頭遍的時候，似乎好像，聽見過什麼響動的。』

『怎麼弄的嗎？聽上面說是敵人放過來的別動隊幹的。』

『擰了鐵軌嗎？』

『詳細的情形還不知道，祇是有丈把遠的鐵軌脫了縫兒。但是——俺說：你這  
個頭等安份的市民！你又不是報館裏的先生，你問它幹嗎呀？你還是趕快回去打鐵  
得了。老哥！俗話說：「瓜田李下，各避嫌疑！」……』

老趙連跳帶綑地回頭跑。一進街口，就張高沙喉嚨嚷道：

「喝！媽的！這真不是玩意賬，這真不是玩意賬！那邊的探子已經放過來把鐵路也毀了哪！照俺想那些探子們一定是用的地雷毀的，因為……因為……」他急急使用新聞記者底天才。「如果不是地雷，幹嗎一傢伙就把那些老重的火車也轟下來了呢？呢？諸位……」

他這一嚷，不到喝一杯茶的功夫，就將所有的居民全都嚷遍了，都開始爭先地各人誇口各人底先見之明：「俺昨天晚上確實聽見了，有老大的一傢伙響聲，真比打雷還厲害！不過，媽的！俺馬上又睡着了，今早却偏偏又忘記到站上去打聽打聽。」

這麼你嚷去，我嚷來。一直嚷到上午十點鐘，鐵路附近解了嚴，人們真比頭上飛着去趕人血筵席的蒼蠅還忙，跑去擠滿了車站。

在一大堆——約莫四五百——傷亡的大兵中，有一個兩條腿全給軋斷了的大兵，從腥臭的血泊裏痛楚而昏亂地哭叫着：

「老鄉們……行行好吧……請您們給俺一杯涼水喝。唉！唉……俺底老娘呀！俺……疼得……要命啣……嗚嗚嗚嗚……」

人們爭先地提來許多桶開水，不怕腥臭的氣味，細心將開水用湯匙灌進許多還沒斷氣的傷兵底嘴裏，又將軋死了的抬到另一邊。

「天哪！放在這兒再晒兩個鐘頭，怕不都生了蛆！俺說：軍隊上不是有醫院的嗎？幹嗎不抬他們去醫治呢？」

有人用被慘狀感動到酸了鼻子的聲音，這樣嘆息着。

「噫媽的他們……」一個祇是胳膊上碰傷了的大兵憤憤地詛咒道：「他們還管得着這些媽的前線上運回來的傷兵，都已經擠破了野戰病院呀！」

在這攪擾嚷叫的人羣中，有兩個孩子從人縫裏擠進去，將驚懼的眼睛，死死地對住脫落的路軌間那幾根螺絲釘子，瞟了一會兒，忽然像失了窩的幼鼠一樣，失神地銳叫了一聲，就回頭匆匆地跑開了。

這兩個孩子，就是小牛跟石頭。

四……『碰着一個老百姓就盤問，碰着一間民房就搜查。』

回到土地廟，已經坐在地下許久了，小牛却還驚慌地捏着石頭底手，深怕什麼危險把他底小伴侶從手裏攞去似的。

他們非常呆板地對視了許久，說不出任何一句話來。石頭將嘴撮合得緊緊的，扳着哭不出聲的苦臉。小牛底小心眼兒，顯然受着那未曾料到的殘酷的陰影所啃噬，懊惱與回憶，在深深鞭打他。他迷惑地，毫不睜動眼皮地張開着紅眼龐，用特大的那排門牙咬着翻嘴皮，至於破皮流血。

『……唉！疼得要命呀……』

那個兩腿全被帆斷了的大兵底垂死的呻吟，突然像一盤子，在小牛底腦子裏

絞鬧。一縷冰冷的瘧孽，從他脊梁間分佈開去。他底啞白的臉，猛然起了一陣難受的抽搐。他忽然猛力從地下跳起來，捏緊兩隻拳頭，威嚇地揮動了一陣，瘋狂地叫囂道！

「俺要咬斷他底喉管！那狗操的若是今晚來了。」

這聲音震動了石頭，他意外地睜了一句微弱的聲音，像並不是專對小牛說的，

「那大爺還說今晚給咱們捐十塊錢來的哩！」

「呸！呸！誰再要他底短命錢？俺……俺……俺要咬斷那龜子孫底喉管！你懂了嗎？你懂了嗎？」小牛嚴厲地對石頭望了一眼，陡然發氣似的把身子朝地下一倒，頭狠狠鑽入一堆麥草裏，絲毫不感覺到皮肉的刺痛。

石頭格外恐怖起來，他馬上又將嘴撮合得緊緊的，等於巴上了一張封條。不久，他用手遮掩被熱淚脹痛的眼睛，設法不去看他底同伴，祇從齒縫裏擠出了一句深長的嘆息：

「唉……我怕……我怕……我怕……」

這樣，他們像死了似的，沉默地既不做聲，也不對視。一直到天黑，一直到月光又偷偷爬進了土地廟。但是昨晚那位說了要來，說了要掙十塊錢來的大爺，始終沒有來。

夜，以一個失眠患者底姿態，在這兩個不幸的孩子面前迂緩地移動。

……

在大街上，一整天，人們都被火車出軌的災亂，以及跟隨來的嚴重的氣壓，弄得七處冒火，八處冒煙了。

起先，約在十二點鐘，車站上駛來了十幾部大汽車，裝着背上揣着鬼頭刀，手裏握着手提機關的特務連的大兵。到達後，他們就地徵發老百姓，把軋死了的大兵們合葬在一個大坑裏。

不消說，咱們那位頭等安份的市民歪肩膊老趙，承了他底酒友王高陞的照顧，



也是被徵發去挖坑，抬死屍的一名伙子，當他把那些被烈火一般的太陽所晒烤，跟不請自來的綠蒼蠅所吮吸，而致腐爛發臭的屍體，投入大坑時，他發現了一個奇蹟！一個軋斷了腿的大兵，當他舉行合葬式，他還並沒有「斷氣」，胸部還在起伏，還能夠用他昏頓得像一塊木頭的感覺，反抗他最大的安息。

「俺……俺……」他絲絲地對一位官長哀求道：「俺……還……沒……死哪……做……做……做好，把俺……把俺……帶到……後方……去吧……」

「不成，不成！那個肩章上有三顆金花的上尉隊長，把頭車到另一邊回答他。『把你帶到後方，在路上也還是要死的！』再說：野戰病院實在沒有房子收容了，更其是沒有藥品。好弟兄！這樣對於你是一件功德，真的，你可以縮短痛苦地死去！……早死早脫生哪！當然，當然，這不能怪俺，這……這是上而下的命令呀！……」

「合葬禮」結束之後，那一隊特務連的大兵，就各人把鬼頭刀抽出鞘，開始在大街上巡邏。碰着一個老百姓，就盤問；碰着一個民房，就搜查。他們奉了上司底命令，

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全部拿獲從敵人放過來的別動隊，歸案嚴辦！

人們底心，像熱水澆在石灰上，鼓着泡，冒着煙。

即使平時頂喜歡嘮叨的歪肩膀老趙，現在也不能不把一肚子「輿論」以及親手活埋傷兵的新聞，憤憤地忍住，徒然糟塌了他那把值錢的鐵錘，發氣似的亂敲在空無所有砧子上，發出叮噹的怒鳴。

對過的缺嘴老三，却幾次惶亂地把燒餅烤焦了，不時把顎子從左到右，從右到左轉動，似乎正想設法怎末樣才可以把頭像烏龜一般，縮進肚子裏去，免得被街上那些發亮的鬼頭刀，忽然一傢伙光顧到了。

特務連攪擾了一整天，終於沒有拿獲什麼兇手。到晚上，才傳說已經捉住了幾個嫌懷犯，押到後方司令部去了。同時這一隊威嚴的大兵，也撤退了。

街上逐漸恢復了平時的狀態。這叫老趙覺得機會已來了。他把鐵錘一丟，跨出大門，找着隔壁三家的鄰居們談了一飽頓，最後他說：

『天爺！既然爲國爲民，也當到前綫上去擋砲灰哪！這樣死得不清不白，還給活埋去！真是……真是……不過俺說，這也算是個榜樣，看那些年輕小伙子們，再也不想吃這碗快活飯媽的！都以為一披上老虎皮，就可以豎起拳頭打他自己底爺了！』  
『可不是，鄭掌櫃的！這實在是現眼報哪！但是，那批什麼別動隊，——黑良心的喝！這一傢伙坑害了幾百人，要是，要是捉住了，俺老趙也要去咬他一口的……』

他像這樣兩次三番的講述着，批評着，活也討不閒去做了真好精神，一直延到第三天，他才稍微歇了點兒氣，開始把爐火燒燃，動手去趕做一把殺豬用的尖刀。雖說這把刀是陳屠戶訂製時，彼此說定了在二十號一隻手交錢，一隻手交貨的。可是，今天已經到二十五號了。

火車出事後第五天的一個下午。

老趙剛剛擱掉鐵錘，把一天的活路做完了，非常疲倦地蹶在階沿上，貪饞地吸

着旱烟桿兒，打了兩個老大的呵欠。對過的缺嘴老三，猛不防地趁空像一隻水蛇似的，不聲不響溜到他底面前，悄悄地用肘碰了他一下，用手掩住那不關風的缺嘴，小聲小氣對他說：

「呃，趙大哥！俺有點兒心私語，要對你講講。有功夫嗎？到俺那邊去一趟。」

「好的，好的。」老趙很奇怪他底朋友幹嗎怎麼樣鬼頭鬼腦？

到了老三那間堆洋麵傢伙的黑房子裏，老三當即關閉了門，而且用耳朵抵住高糧桿兒的牆聽了許久，才摸到老趙跟前，將他出音不清的嘴，挨近老趙底耳根，問道：

「趙大哥！你這兩天買過小牛跟石頭底煤渣沒有？」

「沒有呀！怎末他們……」老趙吃了一驚。

「俺覺得，俺覺得……」老三很費氣力似的。「趙大哥！這很有點兒那個，那個，自從火車出了事兒以後，俺就有兩天沒見過那兩個小子底影子，自然也沒從他們

買到一點兒煤渣。可是……可是……」他特別放低了聲音，謹慎地向四處瞧了一眼。「大前天，天黑了許久，那兩個小子露面了，臉色很難看，俺還以為他們是病了哩。他們一進門，就不聲不響地放一塊光洋——」  
「呃！老哥聽見嗎？是一塊真正的光洋！」——在俺底手裏，用着哭的聲音跟俺說：「缺嘴大爺！請您給咱們兩斤白饅，四根油條。多的錢，存在這兒，咱們每天晚上來買。」  
「喝！老哥當然俺當即豎起秤桿，足足秤了兩斤白饅給他們。他們再一句話兒也不講，輕手輕腳地走了。好像背後有什麼陰魂纏着他們，他們老是走幾步了，又驚慌地車過頭來望一下……」

「喝！有這事兒嗎？老三……俺可沒注意到……」老趙用力敲了一下頭，責備自己底疎忽。「以後呢？以後呢？老三，你說……」

「唔！趙大哥！你小點聲氣！這不是玩意兒！俺相信……俺相信……」老三摸了摸鼻子，停頓了一下，才又非常遲疑地講了下去：

「那火車出岔子的事兒，俺以為……俺覺得……那兩個孩子應該是有點什

麼講究的……」

「啊嚇！好傢伙！啊嚇！好傢伙！」老趙驚奇得跳了起來。

「不過，趙大哥！」老三又用肘碰了老趙一下，又向老趙霎了一次警告的眼鋒。

「這事，俺沒對第二個人露一點兒馬脚。呢就斷定是那兩個孩子幹的，咱們也犯不着多一句嘴，去坑害那兩條小性命呀。不是嗎？我望你把這些話鎖在你底肚子裏，像銀錢鎖在你底櫃子裏一樣！」

「那當然，那一定……關咱們屁事！」老趙走出來，還再三向老三聲明。

五……『請問，大哥到五里橋去是往哪條路走？』

這幾天，老趙心裏懷着那個興奮的祕密，幾次很想當作一條空前的新聞，跟鄰居們一同來高興一下。可是，倒底沒有這樣作。

那秘密活像猴猴底喉包裹貯藏的一些粟子，一時被擠出來自己咀嚼一番，一時又推進去凸脹在那兒。

到第四天，老趙終於忍不住氣了。

他用了缺嘴老三同樣的姿態，同樣的口氣，鬼頭鬼腦地跟另一個人講。最後也是用老三那套神祕而且善意的叮囑。

「這事，俺沒對第二個露點馬脚，呢就斷定是那兩個孩子幹的，咱們也犯不着多嘴，去坑害那兩條小性命呀……」

於是，第二個人又像這樣去重複一遍；第三個人又……；第四個人又……；

那末，這，怎能去怪陳屠戶在桃園茶館將那新聞採了說大鼓書的立場，而致發展到悲慘的結局呢？何況他事後確實大大痛責了自己一番：

「俺怎末知道那是說不得的呢，天呀！要是早知道那是說不得的，俺幹嗎像鬼壁開嘴？事，這事，一定要折去俺廿年陽壽的……」

事情是這樣的——

當陳屠戶那天在桃園茶館推牌九，收場時，他贏了四串好幾。這筆數目，實在可以抵得他做兩天的肉生意。他底高興自可想見了。再加上另外一些看牌的人，從旁給他敲邊鼓，大大恭維了他一番：「陳屠戶，你底運氣轉了哪，包你今年一定要賺一筆大錢哪。」等等。這一傢伙，他可樂了，即刻想回敬點什麼「皆大歡喜」的話兒。在從前他本是要說：「俺那個豬不啃的南瓜」（指他底老婆）是個寡婦命哪，自從她一嫁給俺，俺就沒伸過一天眉頭。」以及「俺昨夜用殺豬用的挺杖，好好地捶了她一頓……」

但是，他沒有這樣說。他覺得應該說點更其有味的新聞。

「俺底「運氣轉了」……」他拍了拍赤裸的胸膛，遲鈍地轉動着他那肥得像生氣泡的頸子。「還有真正轉了運的在旁邊哩！」

「是誰……是誰……」聽的人們同聲質問。



「哼！是誰！」除了土地廟裏住的那兩個拾煤渣的小子——小牛跟石頭，還有誰！他如今賺着粗錢，一個月的，比咱們一年的還多哪……」

「當真嗎，果然嗎？」旁邊有一個人口裏有味地響了一下，問了這末一句。

「當真，果然！聽說他們被……」他舌頭一伸，改低了聲音。「被那邊委作探子了呀！一個月五十八塊現洋，不折不扣，不相信嗎？俺就親眼看見過他每天吃的都是洋麵饅頭夾滷牛肉……」

這之間，在角落裏坐着一個喝了大半天茶的生疎的客人，對這些話，似乎很感興趣。那客人伸長了頸子像鵝樣，尖着嘴把每一個字都啄下肚子去了。

陳屠戶紅光滿面說完了話，正要提起腳走的時候，他猛然碰見了那位生疎的客人，他在陰暗處閃灼着刺人的眼鋒。他底心陡然跳了一下，而那位客人，也當即站起身，用山東腔，並不對誰地問了一句：

「請問大哥到五里橋去，是走哪條路？」

「到五里橋去，是朝左首走；到火車站去，是朝右首走。」

那位生疎的客人，嘴裏說到五里橋，脚下却筆直朝車站跑去了。

到了車站。他緊張地站在月台上，從荷包裏摸出個銅哨子，長大而響亮地吹了

三聲——

「噓……噓……噓……」

即刻，路警室裏跑出了一排人，大街小巷裏也匆迫地跑來了八九個便衣偵探，集合起來，靜候他底調遣。

「聽到——全副武裝，子彈上膛。由此地出發，朝北頭土地廟戰備前進！到達土地廟時，以路警第一第二兩班，擔任週圍一里遠地方的路上警戒；第三班及偵探班衝入土地廟，搜查並逮捕敵方坐探小牛與石頭。本偵探長在後方五百米達處指揮。此令！」

把命令下過之後，他另外喊了一聲口令：

『跑步……走！』

於是，他們一口氣就衝到了土地廟。

這時，小牛跟石頭正坐在地下，不安地互相對視着。許久，小牛乾咳了一聲，惶亂地嘆息着說：

『石頭咳！咱們這一對傻瓜做了一件怎樣黑良心的事啊！』

這聲音，恰傳到一個帶隊偵探底貼近牆壁的耳朵裏。於是，那個偵探壯着斗大的膽子，狂吼了一聲：

『衝進去！』

衝進以後，像在鷄籠裏捉鷄一般，小牛跟石頭，被他們毫末費力地五花大綁了  
起來。

隊長也已經趕到，他異樣地審視了小牛跟石頭一番，才開腔嚴厲查問道：  
『你們藏的有槍嗎？』

「沒……沒有……老爺……」小牛輕輕地回答。

石頭簡直嚇破了膽，眼睛不知道動了。

「狗屁！一個嘴巴打在小牛底臉上，『當坐探哪能沒鎗？好，你們藏的有錢嗎？』」

「沒……沒有……老爺……」

「呸！又是一個嘴巴，『還不肯「招」好，給俺嚴密搜查一番。』」

到處都搜查到了，土給扒了一層，神龕子給扒倒了。但是，什麼也沒有。忽然，一位偵探在牆腳下一個破洞裏，發見了一包東西，跨耀地吆喝道：

「看這——」

是兩把擰螺螄釘的起子！

「好，帶到車站上去！」

把這兩個小「坐探」帶進大街，馬上轟動了所有的市民，排列在大門口看熱鬧。是長個兒呢，就尖着嘴看；是矮個兒呢，就蹣跚着脚看。

好像怕俘虜們有什麼土遁之類的法術，小牛跟石頭不但被八隻手擒住了兩隻胳膊，而且還被十八把雪亮的刺刀，擁列在週圍。

石頭底樣子，簡直很給觀衆們以既不愉快，也不慷慨的印象。看他已經恐怖到脚也提不動了。全靠四個勇士底大力拖着在走。大把大把的眼淚，順着他黃腫的臉流下。

小牛倒還沒有太大的驚擾，祇稍微有一種「管他媽的」的念頭，以及由于太被人們注視所引起的反感。他份外用牙齒咬緊了嘴唇，朝左右傲慢地瞪視觀衆底臉色，彷彿想大叫一聲——

「呸！你們看吧，你們看吧，你們好好地看一頓飽吧！」

同時，在他底心頭突然浮起了五年前爸爸底陰影。

他爸爸是一個瘦而且長的漢子。白天裏從來不出門一步。一到夜晚，他就像一隻蜥蜴，輕輕地溜出去，直到天快亮，才揣着一包充飢的食物回來。但有一天，也就像

這樣，被警察老爺們從一所破廟裏捉走了。以後，他永遠沒有回來了。於是，他——一個被拋棄的弱小的孤兒，就開始掙扎地自己保護自己，雜在拾煤渣的一羣人裏，抓住了他生活的門徑。另外，也就認識了石頭，把石頭在哭泣跟飢餓的荒野裏，收容到土地廟來，成了寂寞的生命途中底一個伙伴。

六……『人總得要砍掉一次頭的，不然咱們拾煤渣拾到哪天爲止呢？』

小牛跟石頭由趙橋押到後方司令部執法處，已經是下午七點三刻鐘了。

一位左邊眼睛特別大，右邊眼睛特別小的特務上士，他底聰明，不僅流露在那隻豬卵子似的左眼善于左右上下飛快的駿動，而且在接收小牛跟石頭的一歡迎詞裏，也充分令人惋惜他爲什麼沒有被安置在外交機關，或是參議院裏。

起先，他拿出一大堆腳鐐，精細地選擇鐐圈頂小的，預備給這兩個小犯人釘上。每次選好一副，試箍在小犯人底腿桿上，用三根手指朝鐐圈裏一插，即刻閉着右邊像篋片畫的細眼睛，賤動左邊凸出而且發光的大眼睛，非常紳士氣地打一個冷哈哈，說：

「奶奶熊！每副都是除了腿桿，還可以插三根手指進去。不行！你們這兩位小犯人，不小貴人！那就是說你們可以趁着看守兵一不小心，就把鐐圈從腳後跟抹去，拔開兩條飛毛腿逃之大吉，讓俺這位專門管轄犯人底腿的係上士倒霉哪！實在，咱們處長凡是關於犯人的事都想到了，却獨沒想到專門去打一批給小孩兒們帶的小腳鐐，真是有點疎忽，可是，這年頭，小孩兒們犯王法的，又是這麼多！」

他最後從三十五次的選擇中，發現了兩副較小的鐐，就興高彩烈地嚷道：

「好！這兩副勉強能用，好！小貴人們！請了——」

他熟巧地從鐐底合口處插上一根特製的釘子，舉起鐵錘叮叮噹噹敲打起來，

使它好像是上帝底恩惠，天生成箍在腳上的。

「請問您……請問您……老總……這傢伙，在腳上是幹嗎的呀……」小牛底釘好了，正在釘石頭的時候，小牛問孫上士。

「小貴人！你不能權且貶低了身份，稱呼俺一句「大爺」或是什麼嗎？不瞞你說，俺老早就不被犯人稱呼是「老總」了。唔，這傢伙是幹嗎的麼？」他心地安靜地笑了一下。「哈哈！這就是因為你們這兩位小貴人是軍事犯。喝！好傢伙！咱們再不給你們帶上這，殺殺兇氣，天哪！說不定你們不光扒掉鐵路，還要扒掉咱們這座三層樓的司令部哩！再說：倘若你們從來頸子上沒帶過銀製的「百家鎖」，那末，那末，現在給你們補上「長命圈」也實在並不算缺德呀，閣下好，來——請你們到「保險公司」裏去安身吧。」

這樣，他們被帶進一間漆黑而且熱臭的拘留所。

在那插不進腳的小房子裏，小牛跟石頭剛在人堆裏費力找到了一個挨緊站



着的地方，忽然聽見一個犯人先用頭「通通」碰了一頓牆壁，然後用鼻音特重的「老陝」腔哀怨地哭訴着：

「你娘……你娘……老子這次出去了，要不真的投到「架子上」去，算不得是個兩隻腳走路的人……」

他們被編進這陌生的人羣裏都帶着孤伶伶的恐怖的感覺。那小一歲的石頭，就格外擦着哭乾了淚的發燒發腫的眼龐。那大點的小牛，就格外咬着嘴唇皮，渺茫地張着紅眼龐，在從門洞上飄進來的馬燈光底搖幌下，下意識地想啾出什麼究竟來。同時，有一句話，千百遍在絞亂着他底心——

「好吧！你愛怎樣幹就怎樣幹……」

「小牛哥哥……俺怕……俺怕……這到底是幹啥呢？天爺……唉！俺底眼

給鏢壓麻了，又……找……不着……一塊地方……躺下去……嗚嗚……」石頭陡然嚎哭起來，全身顫抖得前歪後倒。

「不要響，小兄弟，他們不能老讓咱們這樣，總該給咱們一個安排的。哼，人不能永遠帶着鏢站在這兒一輩子哪……」小牛用手扶着石頭，安慰他。

「喂，你們這兩位小老弟是犯的啥法呀？」

那個剛才碰牆哭訴的老陝，擡起頭來問。他底面色，在夢一樣的微光裏，分明閃着是一個即使樹葉落下來，也怕打破了頭的人。

「大犯人哥！咱們……咱們……是一個穿黑衣服的大爺，叫咱們擰掉了鐵軌上的螺螄釘，兵車出了岔子，這個……這個……」

「喝！是怎末回事？是怎末回事？小老弟，你詳細說一下……」

當小牛平淡地，彷彿是別人底事地，把經過情形講完了，引起了全拘留所的犯人們底喝彩：

「幹的不錯，幹的不錯！」有種」就是馬上拉出去砍掉腦袋也值得……」

「不過……不過……」小牛昏亂地詫異道：「大犯人哥們那並不是咱們有心去幹的呀！」

「呸！什麼有心，什麼無心！真是……未必俺是有心嗎？天在頭上，俺簡直連無心都說不上呀。那龜子孫們硬說俺是匪底探子，把俺一擔子廣貨沒收了，抓到這兒來挨皮鞭，壓鐵槓……」

停了一下，老陝又用力換上一種快感吼道：

「不管怎樣，你們總之是撈回了本哪！可惜你們祇毀掉了鐵路，沒有毀掉那些龜子孫們底祖坟！」

這陡地激起了小牛天真的強悍勁兒，而且，將它盲目地拉得不合于標準的長了。他即刻自負而且變態地貓笑起來，咆哮道：

「哈哈！不錯，這就是咱們幹出來的！不錯，這就是咱們幹出來的！咱們……好漢

做事好漢當不過……」他蔑視地指了指由于極端的疲倦與昏眩，像一隻小綿羊倒在旁邊的石頭。「不過，他……憑良心說話，他實在沒擰掉一根螺螄釘，光是幫俺站在路上望風的。那十二根螺螄釘，是俺一口氣擰掉的！」

「那……那……」老陝興奮地伸過手來，讚賞似的用力拍了一下小牛底背。「那末，明天過堂，頂好你一個人承當，免得一傢伙毀掉兩個。」

「大犯人哥過堂的時候，那老爺怎末樣安排咱們呢？」小牛用好奇心比恐怖心重的聲調問。

「哼！一個遲純的，冰冷的，似乎生命已經老早就變成一塊擦刀布，失去了幸與不幸的條紋的聲音，從牆角裏飄了出來。」老弟！俺勸你什麼心事兒也不要想，頂好是有吃的吃點，有笑的笑點。如果你腰裏還存有兩個銅子兒，就望你明天趕快託送水的買兩塊雞蛋糕來嚼一嚼了，好挺着頸子等候鬼頭刀飛來了拉倒！」

「很對！」小牛底心，雖說馬上雷鳴一般的跳了一下，可是他口裏却機械地湧

出了這樣的話：「人總得要砍掉一次頭的。不然，咱們拾煤渣拾到哪天爲止呢？」

「講得挺懂事，孩子！」從牆角裏又飄來了話。「像俺這案子，本應該砍掉三次頭的，但俺一點兒也不心慌！孩子！你明天得咬緊牙巴骨去見那個活閻王魏執法官！孩子！俺告訴你——」聲音中滲入了鼓舞和憐憫。「第一，你不到受刑受到最後一口氣，千萬不要把話都供出來。要曉得那個活閻王很有點兒特別脾氣：哪怕你頭兩句就把真心話供完了，可是那驢操的，他還疑心你祇說動了一點頭。他就像貓子玩弄爪子底下的老鼠，把你弄到死去活來的逼供第二，孩子：你剛才說得很「有種」，你說「好漢做事好漢當」那末，你頂好把你們這一案，通統拉到你一個人身上，免得白白地多陪一個進去懂嗎？孩子！」

「懂！懂！大犯人哥俺敢發誓，——俺是要救石頭的。好像俺以前把他從荒野里救出來，使他跟俺一塊兒拾煤渣過日子一樣！」

小牛興奮地舉起了兩隻小胳膊。

七……『這兩個小忘八蛋，根本不是人，祇是天生成犯法的小惡魔！』

小牛在一羣所謂「大犯人哥」底鼓舞之下，使他發揮了原有的極頑強的性  
格，對付了中校魏主任執法官。

魏執法官，就是裏面犯人們稱呼的那個活閻王，也就是外面學術界裏稱呼的  
那個魏博士。

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先生。八年前，他在歐洲留學時，提出了一篇轟動全世界的  
法律論文，取得了博士頭銜，取得了兩處皇家學會名譽會員的候選資格，也取得  
了一個外國政府頒予的銀十字架的獎章，更取得了本國政府褒賜的三等采玉章。  
學術界一提到他，誰都要肅然起敬，即刻去吟哦他所受寵于外國學者們底一句讚  
語：

## 「東方文化之深強化」

論文底題目是——「真人半人與非人」

據他底分析，世界上所有的人類，可分爲三種人：第一種是「真人」，像華盛頓，拿破崙，摩根，福特……他們擁有智力與財力，他們應該完全享有永久生存與繁榮的權利。法律必須由他們所締造。所以說他們是真正名符其實的人。第二種是「半人」，像農工商之類，他們除了自立自給之外，還可以完糧納稅。但他們很容易失掉那自立自給的人格，法律對於他們是奉守的，監督的。所以說他們算得半個人。第三種「非人」呢，是像小牛，石頭，以及他們底爸跟媽，他們既沒有天賦的智力與財力，又不能自立自給完糧納稅，他們簡直是一堆廢料，根本不能夠算人。法律對他們祇有採取制裁的手段，甚至國家可以頒佈一種命令：將這些人聚集在一處，用廿五生的過山炮完全加以殲滅，等於殲滅健康之敵的病菌一樣，全沒有什麼良心及道德上的虧損……

兩個小犯人被帶到他底面前以後，不知怎樣，他放棄了嚴刑逼供的慣例，採取了他特別的審問法——心理裁判。

好幾分鐘，不做聲地用他那缺乏光彩，但却很尖銳的眼睛，死死釘住面前的小犯人——小牛跟石頭，像在施行催眠術。又不時挺起那隻大而且尖的鼻子，敏感地鼓動着，這是他所說的一種技能——

「咱們當一個出色的法官，除了用眼睛耳朵以外，也應該發揮鼻子底嗅覺的。那很可以聞出犯人們靈魂底氣味來！」

奇怪！當許多成年犯人在他這眼與鼻底威力之下呆一分鐘，都要像雪化在火裏一般的。可是小牛偏能胸膛挺出，脚跟站穩地對看了幾分鐘，還不摔下去，實在很有點出乎他底意料之外。

石頭原來就是像棉花樣軟沓沓地，隨時都在打寒戰，然而也能偷偷用一線眼光，注視他胸前一塊亮亮的三等采玉章，毫不移動。



「好，很好！」魏執法官像突然醒過來似的，用極清脆正確的官腔開口了，「我已經在心理學上覺察出了這兩個小忘八蛋，根本不是人，祇是天生成犯法的小惡魔！本來！」他底血色很順的皮球臉，不屑似的動彈了一下。「本來像你們這驚天動地的兇手，是不必再審問一句，即刻就可以拖出去——甚至連你們底家長也該一同——砍掉腦袋的！不過，我還是按正式手續使你們做個明白鬼。那末，你姓甚名誰？多大年紀？幹什麼的？你底爸爸是誰……」

他把臉朝着小牛，又非常銳感地鼓動了幾下鼻子。

「俺……老爺……俺叫小牛。」小牛忽然覺得不知道該把手放在什麼地方，許久才費力交組在胸前。「十二歲了，不過還多一點，是十二歲加四個半月俺在車站上拾煤渣的，俺底爸爸……老早就沒有回來了……」

「我問你姓什麼？你底爸爸叫什麼？」

「老爺！俺不知道。別人都叫俺是小牛，俺底爸爸……俺底爸爸……他……俺

祇知道稱呼是爸爸……」。

「聽到嗎，聽到嗎？閣下。」執法官驚喜得手舞足蹈，匆匆用肘碰着旁邊那個場鼻孔尖上掛着一副老光近視眼鏡的書記官。「連自己底姓跟爸爸底名字都不知道的野小子，不是恰合我那篇論文裏「非人」的旨趣嗎？當然，他爸爸不是小偷，就是酒鬼，媽媽不是私娼，就是白癡。噫！我不知道咱們總座爲什麼還不採用我那退一步的辦法：絕對不許他們生下孩子。萬一生下孩子，也不應該許他們養活下來，光是爲了害人，害社會！」

「是的，是的！」書記官恭而且敬地答覆道。「俗語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哈哈……」

小牛詫異地望着他們，嘴唇扭動着好像想說：「咳！這老爺爺們幹嗎這樣的高興呢？」

「那末，你爲什麼幹那犯國法的事呢？」執法官欣賞似的歪着頭問。

「老爺那晚上有一個大爺給了咱們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叫咱們去鐵路上擰螺螄釘，說定了第二天晚上再給咱們梢十塊錢來，還說薦咱們去當一名小伙子。可是，咱們以後連他底影子也沒有看見過了。這……」小牛昂起頭，拍了拍胸膛，盡力模彷彿成年人底姿態，囁強地加大語氣。「這……是俺一個人幹的！石頭他沒勁兒，他光是站在路上幫俺望風！」

「得了！你不要管石頭，我自然有方法叫他供的好。」執法官紅光滿面地對着石頭。「你……喝！怎樣？這小子像一堆稀泥巴塌下去了！孫上士！你把他扶起來。哼！這又是心理判決的資料哪！要不幹虧心事，幹嗎嚇死過去了呢……」

費了兩點鐘的時間，給石頭底頭上噴了兩大桶冷水。但終於沒有從他口裏供出一句。他，不是昏過去，就是嚶嚶地哭泣着。

一直弄到執法官仔細察看了那兩把兇器——「起子」，確實辨別有一把顯然因擰動螺螄釘時費了勁，已經磨光了口，另一把却還原樣是黑油油的。這才大喝

一聲：

『退堂。』

他爲了這件案子太大，在三天後就把小牛跟石頭提去，當場宣佈了最後的判

決：

『小牛着卽押回趙橋，就地正法！其首級應懸掛車站示衆三日。石頭處於從犯地位，情有可原，特處以無期徒刑，送交陸軍監獄執行！』

在小牛臨起解的時候，石頭突然像一隻被打急了的貓，瘋狂地跳到小牛面前，緊緊抱住了小牛底頸子，尖銳地呼喚道：

『小牛哥哥，你要被老爺們送到哪兒去呀？這……天爺……這叫俺以後孤伶伶一個人……怎好再去拾煤渣呢？……不！俺要你，俺要你啲……留下吧，留下吧？』

……

小牛咬緊了牙齒，啞白的臉，起了一陣痛楚的痙攣，他盡力忍住漲湧的眼淚，決

絕地分開石頭底手，很吃力似的回答着說：

「石頭，俺底親兄弟，咱們今生都不能夠在一塊兒拾煤渣了……不過……不過……照俺想，他們總該要替你出個主意的吧？」

「對對！」旁邊孫上士即刻向石頭賤動那隻大眼珠，極沉着地解說着。「小伙計你從此以後，一直活到一百歲，都包你有窩窩頭啃，用不着再去拾煤渣了哪！這難道不是對你一件天大的恩惠嗎？」

但是石頭並沒有了解這「恩惠」，他還是要他底伴侶，他又一次跳上前去抱緊了小牛，當即又被孫上士分開了。

如此往復經過了四五次。

當小牛底背影，快要在石頭底眼里消滅的一刹那，他舉起手絕望地揮了一陣，有一聲火山爆發似的霹靂，在他底腦子裏猛一掠過，全身像一件久沒漿洗的衣服，跌在地下了。

一九三五，九一。

## 第十六

一

夜，用它鬆厚而緊貼的毛羽，塞滿了空間。這幾條成八卦形排列的胡同，像一隻結網在暗處的蜘蛛，陰險地張着腳，緊抓着一一些沾掛在網絲上的俘虜——犯人們。牠隨時可以把腳一蜷，送到嘴巴上，仔細而無聲地嚼吮着俘虜們底血液和骨肉，直到滅亡。

那座昂然矗立在進口處之上的警樓，更像蜘蛛底頭，在黑暗里無厭足地高矚着，遠望着，希望從四週無理地威嚇着人類底自由的高牆之外，源源不絕地飛來別一些撲燈蛾似的生物。

今夜在警樓上站崗的，我相信是那個矮瘦的，鍋底臉兒的老看守，因為我能不能清晰地聽見他底破竹似的嗆咳，沉悶地激盪在靜悄悄的黑夜里。不完全是由于他那嗆咳，喚起了我對於一個在寂寞里枉然將生命埋葬了的老人底悲傷和憐恤，也是由于他那若近若遠的靈魂，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每當在我底窗外值班巡邏的時候，總是像一隻鄰家底貓兒，站在一定的距離上，暗自矚閃着一半兒是親暱，一半兒是生疎的褐色的眼鋒。除了他應該是爲了什麼原故，固執地保持着憂鬱的沉默之外，他並不吝嗇他底謙遜的笑意，和慈藹的語言，來回答我底詢問。其實，有一次就正在他浸漬在憂鬱的沉默的時候，我竟也破例地得到了他底回答。那是指我特意用閃爍的冒失，稱呼了他一聲比「先生」更加尊嚴的名詞，——那名詞，就是我們「僚友」間互相表達着兄弟底摯愛和生死底信任的東西。——他馬上扯破了固執的沉默，同時也扯破了科里的禁令，慷慨地告訴了我幾句關於「僚友」們底消息。



但在監房里面站崗的，現在還是那個「混鷄子兒」的鼓眼睛的看守劉麻子。他幹嗎老是這樣大聲吆喝着：「睡呀……睡呀……睡呀……不准講話了……」來格外攪擾着犯人們輾轉失眠的心呢？是誰付予了他這特權：自己可以鼓着頸子上的青筋哇喇哇喇地吼，却剝奪了犯人們即使是一句輕微的嘆息？我想，他那打空黃桶似的悶濁的音調，也並不怎樣顯得洪亮和出色。假設把他編排在外面的人羣里，他這音調將會引起人們底討厭，就像討厭一隻別無所長，祇會「啞啞」而吠的獼皮狗吧？可是，在這坟墓一般的監房底靜夜里，大概恐怖原于黑暗，他底音調，就能拍擊每條胡同底深邃的迴廊，發生像一條死皮鞭對於活羊羣底威風。自然，那威風用人類最低的智力和能力去看，是多末空虛的啊！但它終於宰制了一切，這不能不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恥辱和悲哀，對這些失去了自由的我們！

我憤慨着，正打算用我脚下兩副鐵鐐底粗大的嘩啦的響鬧，去否認那傢伙底威風，——是的，我這次被送進獨身監，被釘上雙鐐，不只是爲了那件拒絕進食的事，

也是爲了我在夜晚偏高興不照他們底命令：『勿論如何，應該像死一般的躺着不動。』反而爬起來躡着步子，借鐐聲陪伴我底失眠症。于是，我橫受了額外的刑罰！——然而，那個跟我僅隔一個荒坪住着，彼此監房底窗子對開着的小犯人石頭底呻吟又阻撓了我：

「唉唉！……唉唉！……我底媽媽喲！……」

這小人兒底呻吟，是如此的羸弱和尖銳，顫抖地從窄狹的，還在鐵條外佈滿了方格子的鐵絲網的洞黑的窗口鑽爬出來，波激在低壓的黑夜里，使我底心酸楚！

自從我被送進這像方匣子的獨身監以來，我失去了在強制的剝奪下所僅能接觸的人羣：四個「鐐友」底笑容和聲音，慰藉和歡樂。——那四個「鐐友」和我在住五個人的普通監房里共同消磨了整整三年的時光，但他們現在都像我一樣，遭遇了加大鐐，住獨身監的運命。我懷念着他們啊！——我到底不知道我還是生存着呢，或者簡直算是死亡了？我不能從四面啞然的牆壁，從一張呆板的木牀，得到一

聲明確的解答。尤其是一到黑夜，週圍死滅般的淒涼，弄得我底神經格外不安起來，空漠起來。除了在高牆外邊，有一個在一定的時候出現的，叫賣的聲音：『火燒——芝蔴餅子！——』輕浮而且奇妙地飄入我底耳朵，使我感覺到我是確實生存着之外，再祇有那個小犯人石頭底呻吟，也常常給我以證明我是生存着。至少，我還能夠聽見一個生存着的幼小者底呼聲。

『唉唉……唉唉……我底媽媽喲……我……我……』

他底呻吟又微波似的透過黑夜，浸澈我底酸楚的心了！

『你……媽媽那個臭比……是鬼劈開你底嘴了嗎？……夜半三更……號屍！……』

那個鼓眼睛的麻看守，在沙啞地吆喝。

『唉唉……先生……我底渾身痛哪……』

『活該……』

「我……先生……我……我求您老人家……積積陰德……替我……醫務所……拿包止痛散來……吃吃吧……」

「胡說八道！……現在……啥時候了……你這弄小子……我告訴你說……趕快閉住你底鳥嘴……要不……哼……老子非得拖你出來……抽一頓臭鞭子不可……」

麻看守大大地發了肝火，叫罵着，而且用拳頭威嚇地捶着監門上的小門，發出一陣陣莽闖和破滅的響叫——

「篷篷篷篷……篷篷篷篷……」

于是，小犯人石頭開始靜靜地，絕望無助地哭了——

「嗚嗚……我……我……嗚嗚嗚嗚……」

我底腦子里像猛然被鐵錘一擊，就憤憤地從牀上跳了下來，摸到窗下，把脹痛欲裂的眼睛緊貼在鐵絲網上，企圖努力瞞見對面監房里那個幼小的不幸者底窘

迫的情況。

這當然是很難的。陰鬱的夜將一切埋葬在無底的深淵下了，所有的，全是一片無涯的朦朧。而且從朦朧里，我底臉額上，感觸到有毛茸而且刺冷的霜霧正在下降，星光早就消失了。許久，才隱約瞞見對面的窗口上，飄搖着一縷昏黃怯弱的燈光。那是麻看守舉着「百步燈」在從門洞里探照着石頭。

「再哭……老子要擰斷你這個小雜種底頸子……你……試試看……」  
不錯，麻看守底威風很有效。當即，小犯人石頭底靜靜的哭聲停止住了。僅敢用像剛出蛋殼的鷄雛忽然看見老鷹底掠影時，所張惶啼叫的「吱，吱」的微音抽咽着：

「這是人間呢，還是地獄……媽的……」

我折轉身去，掙扎地踱起步來，讓我腳上釘着的兩副鐵鐐，任興地叫出粗大的嘩啦的響聲，作為我對麻看守底抗議。

我相信這粗大的嘩啦的抗議，在週圍死寂的空間，是一個狂逆的播揚。有許多次，我胸中鬱結着難言的憤慨和悲哀，曾經用兩脚伸扯着它，使它磨爛了我底踝骨，流出了滾熱的血。同時，我底眼內也湧出了一注淚水。然後，才回復到平和。

「怎樣？」麻看守底那隻尖紅的鼻子借了「百步燈」底光亮，出現在我底門洞上了。「幹嗎你爬起來溜蕩，不好好地守規則——躺着睡覺呢？」

「嘩啦——嘩啦——」我傲慢地張開胳膊，用力伸扯着鐐環，在房內轉動着，但不去睬那個麻看守。

「喂——你是發了瘋嗎？——你到現在還沒改變這壞脾氣嗎……」

雖說我底脚被呆重的鐐所阻撓，但我更加用力踢動着。那副五個鐐環的小鐐，就討好似的連連擰擦出『嘩啦嘩啦』的粗糙的叫囂；而另外一副七個鐐環的較長的，足有八斤重的大鐐——它是後來當作處罰加上的——被小鐐底長度所限制，不能盡其才能地伸展開去，於是沒有法子，祇好委曲地用它那堅厚黑油的環底

稜角，在洋石灰地上碰出「叮——噹，——叮——噹，——」的拍子。

「聽到嗎？——」麻看守簡直把那隻尖紅的鼻子整個兒伸進我底房裏了，而且不耐煩地聳動着。要是我高興的話，可以用兩個指頭去把它扯下來。

「你……你還不給我躺下去嗎？……告訴你說：現在——是犯人們絕對不該有什麼響動的時候了！……」

我突然停止了脚步，面對他那隻尖紅的鼻子說：

「我也——告訴你說：」現在——是你也不該有什麼響動來攪擾犯人們底睡眠的時候了！再說……」我加高了音波，使它更能夠刺破夜底垂幕。「你若不去想到天良，似乎也極應該想到你底後輩吧？你……你對於那個十三歲的小人兒石頭，幹嗎有這末多，這末大的威風呢？……」

麻看守吃驚了一下，隨即用那對酒精泡透了的猪卵子似的紅眼睛狠狠地瞪住了我。我也用發火的眼睛瞪住了他。這樣，彼此像一對準備鬥角的山羊，對瞪了幾

秒鐘。然後，他聳了一下鼻子，把拳頭「蓬隆」捶了一下門，嘴裏胡亂地嚷了一陣：『好的，好的……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就走開了。

## 二

我對於小犯人石頭底注意，是在我進到獨身監的第三天。

在那第三天之前，我不光無心注意到他，而且無心注意到別的一切。我全然浸沉在憤慨和孤獨的深淵里。一張窄狹的木牀，算是我唯一的伴侶。除了它，這所長五步，寬四步的房子，祇剩下了我，和當正午時由窗口射入的較強的光綫下的我底朦朧的影子。

『在獨身監里住久了，該不會變成一個啞巴吧……噫——我或者就將這樣悄悄地死去吧？像主人遠走了以後，鎖閉在房里的一瓶小花……』



我開始面對牆壁——那牆壁，有時在我瞪眼默想時，給我許多什麼都像的浮書——自己和自己對話，或者苦笑。

但語言和笑，是編排在人羣裏才能發生興趣和作用的。一個和人類隔絕了的孤獨者，語言和笑必然是多餘的。

同時，我想到一個十七八歲的「錄友」。他底第二次被送進來，是住在獨身監里發瘋死的。我恐怖極了，惶亂地撥動着錄環，希望借它底響聲，驅逐我底纖細的病態的思慮。

而且，我常對着那副大錄，哈孟雷特似的獨白，企圖來緩和我底鬱結的心——

「不錯，伙計……你是真正的青鋼鑄成的……不錯，你不光身體結壯，而且氣魄軒昂！但是……哈哈……我敢請問一聲：你自出了山林之後，是在哪裏受的這種出色的教育呀？是漢陽呢，還是伯明漢？不過，我倒有點兒替你現在這職份可惜啊！……如果你底命運好，交遊大，把你底品質和學問，一道兒攀附到禮拜堂底神鐘上

去，那末，閣下！——你將從那高聳入雲的鐘塔，面對清澄廣漠的天空，唱出使一切信徒們都聞聲掉淚的……靈感的……天國底歌吧……」

然而，那些都是徒然。思慮像狂風下的海水，洶湧地衝激着，使我不能不想到許多的事。其中，尤其是容易想到我們這次被處罰，不過爲了拒絕把花捲換爲窩窩頭。每一想到這事，憤怒的火，就把我底眼睛燃燒得發痛。同時，在我面前迅速閃動着管理科長那副烏紅的皮球臉兒，以及他那對貓頭鷹似的圓眼睛……我咬緊了牙根，捏緊了拳頭……

三天後，我比較清醒了一點兒，平和了一點兒，才忽然發現了他——那個小犯人石頭。

在那天下午五點半鐘，每條胡同底甬道上，都交響着粗亂而無節度的鐮底樂隊。這是說到了收監的時候，勞役的普通犯人們從各個工作場所押回來了。

「報數——」押隊的看守像陡然發了氣似的，不耐煩地吆喝着。

于是，犯人們用衰老，悶濁，而且拖長的聲音報數了——

「一……二……三……四……」

報過第十五，突然有一個尖脆的童音——「十六」像音階上的高音——「7」從那羣低啞的，不愉快的合唱里飛了出來。它分明帶有一點兒顫抖的意味，將整個監獄慣例是憂鬱的氛圍氣，陽光似的射透了，射褪了。所有的迴廊，都波動着它那幼穉的，單純的回響——

「十六……十六……十六……」

我像一個在勞倦後，忽然被音樂所刺激，所蘇生的體力勞動者一樣，即刻驚跳了起來，把眼睛緊貼着窗子上的鐵絲網，去追究那發出這童音的人。

我終於追究着了。就在正對面那間住五個人的「號子」裏，我看見了他，他正一隻手拿着犯人們都有的，一個老大的黑瓦碗，另一隻手則掩着剛被看守解開檢查過——怕他們帶進去了烟捲，火柴，小刀之類。——的大襟，在蹣跚地提着被鑰所

牽扯的脚，跨進門檻。

他身上穿的那件用成年犯人底標準縫製的，公家發的和尙衣似的囚服，顯得  
太長，簡直壓蓋了他底踝膝，隔遠看他底神氣，頗像一把插在菜田裏嚇雀鳥的草人。  
監房下鎖後，他那間號子，馬上被陰影所填滿，使我尖着眼睛也看不清他底容  
貌。祇能隱約覺察那兒有五個剃光發白的頭在蠕動。其間有一個較小的，緊近窗子  
的，不時在幌動的頭，我想應該是那位小人物底。

大概他底牀，就是靠窗子的那張。他坐在那兒跟另外的四個大犯人在笑：

「嚇嚇嚇嚇……嚇嚇嚇嚇……」

雖說我三天來沒有爽然的笑了，但一聽見他那笑聲，我底心里就被以下的滋  
味所迷醉了——

「祇要人間還有如此天真的笑，那末，一切恐嚇人類的衰老和憂愁，都將失去  
它們底存在罷……」

「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張大爺……有種……您……真……」

他又笑了，而且搖頭幌腦的。我想，那小人物一定是被一個大犯人所講的故事傾倒了。

在這裏面，犯人們都高興把自己過去的人格神聖化，把自己過去的行爲英雄化，彷彿不如此，怎末會有資格住進來呢？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輕輕地喊了：

「喂！喂！——對面號子里的那位小兄弟……請你對着窗子站起來好嗎……」

我……我想跟你談談話……」

他猛吃一驚，先車過頭來用眼睛搜索了一下，然後爬上牀，對我映着生疎的眼皮，隔着一層方格子的鐵絲網。

我此刻才看清楚了。他底容貌：臉龐兒是浮黃而且扁腫的，好像若經指甲一彈，即可彪出膿血似的那顯然是缺少了鹽和葉綠素底養份。眼睛是細弱無光的，有一

絲和他底年齡極不相稱的，經過了大災難的色素浮幌着。頭上蓄的那撮已決犯底標誌的長髮，在他過于浮黃了的臉頰底映托裏，鮮明描刻着孤苦零丁的哀怨。

「幹嗎……大犯人哥……您……」他腩腆地問。

「呃，小兄弟你……」

當我正要開始跟他談話的時候，忽然被值班巡邏的王看守從牆角裏跳出來制止了。這個渾名叫陰性鬼的王看守，他是頂會防止我們跟別的犯人作偶然的談話的。

「在我底班上，」他精明而且得意地斥責道。「要瞞過我底眼睛是不行的！喂，石頭，坐下去……你這小壞蛋……你是不是嫌吃得太舒服了……媽的，你不知道科裏有禁令——不准你們跟他們答腔嗎……」

他諷刺似的對我指了一下。

「我……我……王先生……」小犯人石頭含糊地說。「我餓了……我

問對面那位大犯人哥……有沒有沒吃完的窩窩頭哩……」

「胡說！」王看守左手插腰，右手一揮，說：「你餓了？我看你底臉龐兒已經吃得這末樣圓滾肥胖，像一個皮球。哼……還餓……給我坐下去快點……要不，我就給你關上窗子，悶死你去……」

小犯人石頭坐下去了。但我還立在窗下，仰望着天空。其實，這被高大的圍牆所遮斷了的一角的天空，是什麼也沒有的——既無變化，又無彩色。

「喂！——你還站着幹嗎呀？」王看守覺得犯人把頭伸露在窗子上，也是犯法的，他就走近我，發下了命令。

「你們爲什麼這樣的膽小呢？」我回答，依然仰望着天空。「咳！——難道我底話語……像開花彈，可以轟掉你們這座銅打鐵鑄的建築嗎？——且慢！——」我指着天空。「老兄！你看沒看見天上有一朵烏雲……正在流走呀？那——呃，「老兄，我相信今晚一定會有風暴襲來的！但是——怎樣！——」我才用眼睛盯着他。「你

沒帶上風衣嗎？哈哈……要知道……你值夜班傷了風，打起噴嚏來不是鬧着玩兒的哪！……」

「你們……這批傢伙……該是多末刁鑽古怪的……」

王看守對我難解似的搖了五遍頭，才像一隻蜥蜴，悄悄地溜到牆角那邊去了。對面的小犯人石頭，又躲躲閃閃地，離他窗子約一尺遠站着，一面機警地斜瞟着王看守底影子，一面對我作出許多犯人爲了表達親愛所慣用的手勢——拍着堅忍的腦，伸着待握的手，對牆角那邊鄙棄地伸着小指姆，對我這邊高翹着大姆指……

「噫！相隔不過十步遠的荒坪，我們就像隔了一個世界，不能自由地互相通問，這該是多末痛心的事啊……但是，那小人兒到底犯了什麼法，這樣年幼，就被關在這裏面了……再者，他過去是怎樣生活過來的呢……」

我悵惘地想念着。



當我完全了解小犯人石頭底身世和案情，是在輪到了那個矮瘦的，鍋底臉兒的老看守底班上。那老人，碰巧他不該陷于週期的憂鬱的沉默，就放任地給了我一個好機會，使我從小犯人石頭許多不聯貫的，零碎的，表情多于敘述的談話裏，構成了一個流浪的孩子底一幅不幸和災難的畫圖——

他是黃河北岸趙橋小車站底一個孤兒。他底媽媽底身體生得很高大，頭髮是又黃又亂的。臉上，甚至鼻子上，都很有一些兒黑麻疤。她是帶着他住在一間茅草棚子裏的，每天每夜，都有許多打赤腳，拿扁擔，腰間繫着粗麻繩的漢子們，跟他底媽媽在一塊兒鬼混，雖說他媽媽底那張土炕上從來沒有一副乾淨的，完整的被蓋，但他們總是像羣野狗在那上面躺着，滾着。有時他們喝醉了酒，就把他底媽媽像玩球似

的踢打着，甚至於扯破她底衣褲，用拳頭打她底全身，直到皮破血流。但也有時候，他們互相扭打，結果看誰是戰勝者，就將那些戰敗者全都攆出去，獨目瘋狂一般的撲着他底媽媽發出鼻音特重的語句不清的哼叫。同時，也擰着他底小耳朵，說：

「呃，石頭，我底小乖乖……哈哈！我才是你真正的爸爸哪……」

大多數的日子，他底媽媽都忘却了他底存在，讓他飢一頓飽一頓地自生自滅。祇碰着茅草棚子裏那些被酒精燒爛了靈魂的「爸爸們」走光了，她纔癱軟病患者似的，側着頭，嘆着氣，眼睛渺茫地對他瞟探着，像忽然第一次發現了他，把他緊緊地抱在懷里，同時瘋狂地發痛地吻着他，淚眼汪汪地呢喃着：

「嘻嘻……孩子……我們過的是怎樣的一種日子啊……嘻嘻……孩子！

……我們娘兒倆……真像被趕牲口的人……摔在爛泥道上的兩隻破草鞋啊！

……

但不久，他們底茅草棚子裏，出現了一個馬臉，塌鼻子，紅眼圈的新客——軍隊

上當火伙的傢伙。這傢伙說話的聲音，老是急迫而且嘶啞。年紀雖不小了，但他底脾氣還是一團火。他出現的第一天底晚上，就用一把從「裏腿」里抽出來的，亮晃晃的尖刀擊退了另外四個舉起扁擔兇兇吼鬧的老客。

然後，他用以下的嘶啞的話，把他底媽媽從炕角落縮成一團，而且驚恐的噉泣里叫了出來——

「媽的——從今天起，你就算是我底人了……媽的，你放一千個心，我決不會薄待你的……俗話說：玩耍場中有義氣……」

這之後他常來，也常給他底媽媽捎來幾尺鞋面子布，一塊日光皂，或者五升棒子麵。每在他把東西交給她底媽媽的時候，照例映着紅眼睛，非常傲慢地說：

「喂，拿去……但是，要好好地料理家務呀……像一個真正的管家婆……」

一個月後，這傢伙要隨着軍隊開差了。他要帶她去。起初，她似乎捨不得她底兒子石頭。但他大發雷霆地跳躡着，揮動着凸筋露骨的大拳頭，叱責道：

「你帶着他去，不會有什麼好處的，除了光給你絆手絆腳……」天生一根草，自有露水提！……媽的……就像我……小時候……難道有什麼爺娘照看過嗎？……可是，哼！——我却並沒短命，也活到了四十老幾了呀！……」

于是，她抱着石頭痛哭了一陣，撒開手走了。

但當石頭號叫地追着她的時候，她還好幾次轉過頭來，揚着手吵架似的邊走邊喊道：

「乖乖！……我……我……我真沒有法子顧及你了。我……我……」端別人底碗，服別人底管！……乖乖，轉去，轉去，……你……你……乖乖……從此，你自己去找你底前程啊！……瞎……瞎……你恨死我好囉，你罵死我好囉……將來……長大成人了……你……你若碰見了我，你千萬不要喊我是什麼媽媽，祇消用大糞……來潑我底頭啲！……」

從此，石頭就成了一個流浪的孤兒。

他成天悄悄地倒在荒野裏哭泣着，掙扎着，飢餓着

這時，有一個比他大一歲——十二歲——的孩子小牛，走來解救了他。

那小牛有一張額外大的翻嘴，有兩瓣烏黑凸圓的臉頰，是一個敢於跳起來用鐵鈎子鑿破比他高過一半的人底頭的野孩子。他跟石頭一樣，也沒爸爸，也沒有媽媽。他全靠在車站上拾煤渣過生活。他發現了石頭，就連連映動那對被烏黑的臉皮所烘托，而致格外顯得啞白的眼睛，用頗有點兒長者命令後生的口氣說：

『起來——哭啥呀？……呃，跟我做個伴，一道兒拾煤渣去！……操他祖奶奶！……人——總得生出法子，把肚皮對付過去的！……』

他堅定地拉起了石頭，露出像狼似的門牙笑了。

於是，石頭跟着他去，總算抓住了生活底某一條環——到車站上火車換煤加水的地方去拾煤渣，然後作兩個子兒一斤賣給張三李四，換取幾個窩窩頭充飢——活下來了。

但命運底黑手，半年後終於又臨到石頭底頭上。八月內戰的時候，他們胡裏胡塗地受了別人的策動，毀了鐵路，被捉去了，一個殺了頭，一個已經做了兩年軍事犯。

當他對我講到這場不幸的遭遇時，他用着迷茫的悲哀問道：

「呃大犯人哥……現在不老早就是南軍底天下了嗎……但是——那位叫我們去擰鐵軌上的螺絲釘子的大爺，幹嗎總不來救我出去呢……他未必……簡直……忘掉了那晚上的話嗎……嗚嗚……」

他哭了。雖然彼此隔着一層鐵絲網，但我分明看見他那一綫細的眼縫，湧出了兩條跳閃而且沉重的淚水，流滾在他底浮黃而且扁腫的臉頰上。

「哼——這年頭……我操他八輩兒祖奶奶……他們盡幹的是些「挑不上筷子的事」……他們……說去說來，都是些過路折橋的龜子孫……」

連那個在荒坪裏巡邏的老看守，也禁不住用袖口去擦他底皺摺的眼皮，顫巍巍地嘆息了。

而我呢，則陡地感覺到有一把麥芒，在心坎上刺磨着。

天已垂暮了，有一隻油黑的老鴉鳴叫着，飛過了我們監房上一角灰色的天空。監房裏面的甬道上，值夜班的看守正在搖鈴，報告是落鎖的時候了——

「叮噹……叮噹……叮噹……」

四

我跟那在一個號子裏消磨了整整三年時光的四個「僚友」分離了，現在却獲得了這個小犯人石頭底友誼，總算使我這顆寂寞空虛的心，又開始被摯愛填平了。

祇要我一聽見他下工回來——他上工在上午六點鐘，那正是我睡得剛熟的時候。——排列在胡同里報數的尖脆的聲音：「十六——」我就當即失去了這間

墳墓似的獨身監重壓在我底靈魂上的陰影，生出了一陣說不出來的興奮和歡樂。

那是患難底慰藉，那是青春底蘇生，那是責任底喚起。

這之間我們有一次閉着巡邏者底眼睛，又交談了一些有趣的話。

「大犯人哥！」他說：「呢，外面真像您告訴過我的，有那末廣大的世界嗎……」

有上海，有滬口，還有……還有什麼呀……啊——廣東……」

「可不是，小兄弟！那真正廣大得很啊！而且也比這兒強上一萬倍！」我回答他。

「那末……您真的歡喜我嗎……歡喜我，那……請您將來……切沒要忘記

我了呀……您得比以前小牛哥哥還要親熱地看待我，把我帶着上五湖四海去跑

一遍吧……我……真……嗜……出世來……嗜……還沒看見過真正的世界

哩……」

「可以的，小兄弟！我將來一定帶着你去。」

「不過，」他疑難似的歪着頭，說：「您該不會比我先出去的吧……」



實在，我應該比他先出去，而且就在明年五月裏。可是我像一個對待絕望的病人底醫生，說：

「決不，小兄弟，我也跟你一樣——無期徒刑哪！」

「噫！」他憂鬱地尖起了小嘴巴，想了一會兒，說：「那個老爺給咱們判上了什麼無期，那末……那末……到底有好多年頭呢……呃，大犯人哥未必……真像別人說的那話——非得坐穿牢底不可嗎……要是那樣，……我們不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嗎……」

「那也不一定囉，小兄弟……這年頭，今天是這樣，明天或者是那樣哩……誰斷得定……」

「啊——」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緊張着，「從前……曾經有一個住在您那間獨身監裏的大犯人哥，他……他……是的，那神氣就跟您一模一樣，很有學問的人。他對我說過，這——這——」他把手掌猛力朝上一翻「那時候，都得一筆勾

消……重新再來一個……呢，那是真的嗎，大犯人哥……」

「唔，是的，我底小兄弟……」我對他拋送了一個爽心的笑。

「我專指望着它！」他舉起拳頭，匆匆而且堅定地叫了一聲。他那浮黃透亮的臉頰上，泛出了兩朵不常有的紅暈……

然而，我却注意到了他那黃腫的臉，天天在增加着。他那一綫細的眼睛，天天在縮小着。我知道他底身子被長期苦役過度勞動，被每頓兩個窩窩頭底不夠一飽的飢餓，以及被鹽和葉綠素底缺乏所磨損了。

於是，我減小了我底飯量，每天留一個窩窩頭，請看守轉給他去吃。請開菜單的在我底賬下，給他買點鹽和油，使他在吃窩窩頭時，不致於光用白開水去沖。

他有時很不安似的問我：

「大犯人哥！你每天祇吃三個窩窩頭……夠嗎？」

「很夠，小兄弟！」我說。「要知道我們成年人底筋骨，到底比你硬朗些，比你能

夠支持些啊……」

「那末……」他映着黃腫的眼睛說。「您……科里存的錢夠花嗎……您底家裏常給您寄錢來嗎……您分出錢來……買油鹽給我呢……您自己不受貶嗎……」

「錢……我存在科裏預備分五個月消費在油鹽上面的五毛錢，還是一個「僚友」撥給我的啊……家……兩千里以外，許久不通信了啊……」我想。但我把他底問題趕快用別的話岔開了：

「你幹了一天活，累得慌吧？」

「可不是我……我今天抬了五十籬筐土哩啊——忘了告訴您：南院那座新監快完工了。聽說，它可容下兩千多犯人呀！不過，瞎——今天又累倒了七八個人哩……」他頹喪地搖着頭。

苦役過度的勞動，傷害了他。近來，他一到晚上，就輾轉呻吟着：

「唉唉……唉唉……我底媽媽喲……」

他終於病倒了。——就是在他被那個鼓眼睛的麻看守怒罵着，不准許他呻吟，而我曾經用鐐聲去抗議過的那晚上。

第二天，他被移到病監裏去了。

「他底病好了一點兒沒有呢……」

我掛念他，向好幾個看守打聽過，但他們都蹙眉凸眼地對我吆喝道：

「誰知道？」

一星期後，輪到了那個矮瘦的，鍋底臉兒的老看守值班，在荒坪裏巡邏的時候，我才得到了一個明確的，絕望的回答：

「他早就「倒斃」了囉……」

我幾乎不相信我底耳朵，迫切地追問道：

「是什麼病……怎末這樣快呀……」

「還不是跟別一些「倒斃」的犯人們一樣：渾身莫明其妙的黃腫着，牙齒全發了黑，兩條腿僵硬得像木頭一般……這樣人事不省地悠了三天氣，到大前天早上，他……他……才永遠閉上了眼睛……」

老看守底高顴骨上的肌肉抽搐着，眼圈子紅了。似乎不忍再往下談，背着手，匆匆地走開了。

我癱軟地倒在床上，用手蒙住了猛然發黑的眼睛。

一九三六、五、廿夜。



## 割棄

「欸，要是我們把雲兒引在手裏，該多末的有趣呀！那孩子，真漂亮極了，活潑極了啊！」

我底女人跟我送走了若雲女士，而且親眼看見她把她底遺腹子雲兒抱給了那個願意當爸爸的人以後，一回到家裏，就擩着嘴巴，對我抱怨連天了。

「是的，那……不過，我們怎末有法子養活那孩子呢……」我說。

「他能吃得幾多？我們少吃半碗飯，就可以喂飽他那小小的肚皮的，就是我們到了沒有飯吃的時候，我們去當衣服，也總可以買兩個饅頭喂他呀！」

我底女人底嘴巴更加撮高了，眉毛更加靠緊了，額角上的皺紋更加深刻了，我知道這慣愛吃辣椒的湖南女性底心，又像平時爲了什麼不如意的事，急燥得要在房裏跳脚吼叫了。

我不敢去對她說：我們底生活，原是像一瓣在風裏飄來飄去的葉子，常常爲了沒有飯吃，不管是風裏雨裏，也得跑十幾條馬路，去扣一個唯一能夠容納我們底腸胃請願的朋友底門。同時，我們身上還不能不穿着棉袍，讓夾衣服安閒地躺在當鋪裏，雖說現在已經是晚春天氣了。我祇輕輕地說：

「好吧，把吃的問題丟開不講，但是，我們把那孩子放到哪裏睡覺呢？這張小鐵牀連我們都擱不下，難道把那孩子用漿糊貼在牆壁上去嗎？」

我底女人受了這不意的質問底一擊，彷彿應該是惶窘了，再沒有話可說的。但她瞪起了發紅的眼睛，憤憤地用沙啞的喉嚨嚷道：

「我們可以把他放在寫字檯上睡覺，給他鋪上你那件棉袍子！」



不錯，這是很好的一張方便的牀。這張方便的牀——寫字檯，牠是像保存着一個永難再見的朋友底影子那樣保在着的，因為牠就是那朋友底遺物。但牠實在太寬大了，竟佔去了我們這間四塊錢一月的亭子間底一大半空間。一到熱天，我們真不能擠在這兩尺寬的小鐵牀上淌汗了，我，或我底女人，就是去睡在牠上面的。

『啊——』我佩服我底女人底固執底意見，而且也佩服她忽然自動取消了她那時常恐懼懷孕的決心。然而我又殘忍地提出了疑問：『很好，睡也不成問題。但是，親愛的！你不是正在找廠做生活嗎？而我又有事，將來誰帶着他呢？像他這三四歲的孩子，正是頂需要在有陽光的草地上玩玩跑跑的，我們哪裏有那末多閒工夫？我們不能把他當作囚徒，鎖在亭子間裏啊，當我們都出去奔走着生活的時候！』

突然，我底女人像被利刃在她底心坎上猛刺了一傢伙似的，渾身大大地，幾乎要跳躍起來地震動了一下，朝我投了個恨意的眼鋒，就軟癱地倒在牀上，側面對着牆壁，肩峯抽簪着，用哽咽的鼻音，輕輕地嘆息道：

『我……捨不得……那孩子……固然……現在……給那個人……抱了去，  
……不會缺衣少食的……但是……將來……他會忘掉了……他底光榮的血統，  
……會變得跟我們……都不一類的……』

我悵惘而且痛苦，將頭伏壓在附依着寫字檯的胳膊上，又一遍地想起了若雲  
跟她底孩子雲兒底許許多多的事。

## 二

是今年春初的一個早晨，天氣還跟冬天一樣的奇冷。馬路上積水的低窪處，凝  
結了黏裹着灰土的黃色的冰塊。唿唿的老北風，被兩邊高大連結的洋房子所兜劃，  
格外聚集着氣勢，尖銳猛烈地刮着，捲起了昏沉的沙塵。我正在××路朝北走着，爲  
了抵抗風底阻力，特別縮小我底體積，把腰肢彎縮着，頭特別低垂着。但眼睛始終被

風沙所刺痛，流出了淚水，鼻尖就想要打噴嚏似的酸而且辣，不斷地掛着鼻涕，點滴。棉袍確實太寬鬆了，風就大胆而且頑強地從大襟下鑽擠進去，貫穿了我底汗掛，啃咬着，我底皮膚，我更加用手纏裹着我底胸膛……

忽然，迎面有一個女性底聲音阻擋了我：

「啊——老劉——你——」

我抬頭一望，發現一個矮胖的女人立在我底面前，她底臉龐很鬆大，頗帶點烏啞的顏色。一對圓大的眼睛，似乎浸漬在回憶和驚異裏，飛躍着爛爛的光彩。她底粗大漆黑而向上斜插的眉毛動彈着，明朗地托出了什麼親暱的感覺。這眉毛，彷彿從我淡忘的心海上，投下一顆石子，激起了微微一道熟識的波紋。然而，從她整個恣態上看起來，我還是感到生疎。我惶亂地問：

「請你原諒，小姐……我底記性很壞，呃，你是……」

「我是若雲呀……怎末不認識了……」她拍着我底肩膀，提醒我。

「啊——」我驚喜得跳了起來，趕緊抓住了她底手。

「嘻嘻……」她歪着頭爽然大笑了。「難怪你不認識我了，一說，四五年不見面了啊！不過，我祇要一看見你這隻高挺的鼻子，就毫不費猜疑地就辨別出你來了，嘻嘻……」

「你底永壽呢……」我問她。

她睜大了眼睛，眉毛急速地朝上一聳，顯出額角上繁列的皺褶。她暗示着災難和悲哀地把頭一搖，手掩着嘴，非常機警地細語道：

「他是……老早就……完了啊……」

「唔——」我底心跳抖了一下。

「不過，」她隨即提高常態的聲音，說：「站在馬路上，談也談不完囉！我就住在這附近，上我那裏去坐一會吧？啊！請你稍微等一下，我去買一個麵包了來。」

她跑到紙烟店裏買了個圓麵包，揣在她那件油漬漬地的，極不合身的，好像是

用男子底改成的棉袍裏，就帶到了她底住處——一間用晒台蓋的亭子間。

「當心！」當她用鑰匙開門鎖的時候，她對我狡黠地眯了眯眼皮。「請你不要用大聲嚇哭了我底小寶寶哪……啊，是的！我已經有了個孩子，三歲多了。」

雖說她這間亭子間不會比我底大，但除了一張行軍牀，一張祇可以作洗臉架用的，而且還殘缺了一條腿的小圓桌之外，別無所有了。於是，異樣地顯得空洞和寬敞。

在那張行軍牀上，胡亂地躺着一個幼小的幽靈——孩子。說是幽靈，就因為他簡直像一個無生氣的洋囡囡。臉是啞白而且刮瘦，眼睛是呆板的，但却很大，彷彿隨時都驚恐在什麼不意的襲擊或巨響裏。

「起來，雲兒！」若雲盡力忍住她那尖銳的聲音，輕輕地說。「看——這裏有一個甜甜的麵包啊！」

她抱起了那孩子，把他安放在一把矮小的椅子上坐着，給他底小手塞進了麵

包。可是那孩子始終尖着嘴，低着頭，從斜面冷淡地對我瞟着疑問號似的眼睛。

「吃啊，不要怕，小寶寶……他是你底一位伯伯哪……」

「呃，聽說你是跟永壽一道兒進去的，怎末會養了孩子的呢？」我非常奇怪，問他道。

「嗜——」她嘆了一口氣，說：「在那時。我正有了兩個月的孕。天哪，却沒有破他們拷打下來！他是降生在一間沒有陽光的黑房子裏的！直到去年十月，他才真正跟我一道兒走到了人間。不過……他……他永遠失去了……他底爸爸……嗜！這可憐的孩子，直到現在，已經出來三個月了，但他勿論如何也不敢上大街上去。他一聽見汽車底喇叭聲音，就嚇得哭叫了，雖然我是抱着他的。而且，他還怕看見生疎的人。不信，你去碰碰他看……」

我試去抱他，他真的像小鷄發覺了老鷹，掙扎着，哭叫着若雲：

「唉！……唉！……親娘娘呀……」

我當即把他放到小椅子上，他膽怯地低着頭，惶恐地用缺乏血色的小手拮扯着毛繩衣底銅扣子。

『那末，你有事出去了，他就被鎖在這亭子間裏嗎？』我問若雲。

『可不是……他非常安適於沉默和孤獨。他像一個幻想家，常常一動也不動地坐着，把眼睛盯着黑角落裏。這時，你切不要去打攪他，否則他會大哭不止的。有一次，我有事出去了，直到下半夜三點多鐘才回來，你想：他怎末着嚇嚇……』若雲苦笑了，眼內跳閃着晶亮的淚珠。『他坐在這張小椅子上，把頭擱在那張高凳子上，睡着了……』

『你應該多多帶他上外面玩玩跑跑，使他底腦子裏，嵌進太陽，大地，人羣，歡樂，自由，這許多概念啊！否則他長大了，會變成一個憂鬱家，一個厭世家的。』我說。

『我真沒有閒空喇……嗜，爲了生活……』她回答，苦痛地搖着頭。

我也像被那個小孩底氣質所感染，沉默着，忘却了存在，祇聽見這間用晒台蓋

的亭子間底四面露縫的木板壁，在老北風底咆哮裏呻吟着。

「呃你還是跟瑞姐在一道嗎？生活過得怎麼樣？」她顯然在鼓舞我底興致，問道。

「是的，跟她在一道。生活嗎？嚇嚇！除了還能夠健壯地活着……這點值得一談以外，其他再沒有什麼特色了。」

「怎樣活着呢？教書還是……？」

「呃……呃……寫點小說賣賣……」我用一個無所成就的渺小者愧於對成功立名的故人的心情，回答她。

「啊——」她像不相信她底耳朵似的，驚詫着。「你也做起文學家來了嗎？哼，——在這樣誰都應該跳動的年頭……！」

我看出了她底輕蔑和失望，已經掛在她那張微翹的，帶有嘲笑意味的嘴角邊了。四年前，她跟她底愛人永壽就是這主張，判定文學家不過是些說大話的傢伙，所



以她倆從大學英國文學系退出來，永壽就以武士底姿態出現在人羣裏，而她呢，則進了紗廠。直到「一二八」戰爭，她倆同時失了踪。

我不安而且惶亂，起身對她告辭。同時，把我底住址告訴她，請她有空帶着孩子一道去玩。

『這就是四年前那位紅光滿面，神態嬌憨，走起路來，老是一隻喜鵲似的跳跳唱唱的若雲嗎？』據我看，她現在好像有卅多歲了，絕對看不出她還是一個廿四歲的人啊！』在馬路上，我邊走邊想。

三

我底女人執拗的信念，終於打擊了我對於若雲底孩子底估量。

起先，我總以為那孩子永遠會像那樣膽小沉默下去的。

我底女人却持了相反的理由，有一天，她挑戰似的對我說：

『孩子們原是一張潔白的紙，看我們做大人的去給他塗染着什麼樣的顏色。固然，他生長在那冰窟一般的房子裏，已經三年了，他像一根托根在陰暗角落的小草，寂寞慣了。這世界於他是陌生的，他害怕一切喧擾的聲音和刺激的色彩，但那絕對不能成爲定型。因爲孩子還小得很，他底感受性應該是有的。不過是被環境壓抑住了。若能夠適當地去挑撥它，它會更加倔強地伸展起來的。不信，我跟你賭爛東道，看我能不能夠改變那孩子。』

『他底媽媽也沒有能夠改變他哩！』我說。

『那……那是若雲太看重了自己底事，全沒心腸去調擺那孩子！於是，老讓那孩子停頓在原有的慘淡的基點上，哼——我就對若雲不滿意！既然讓孩子生下來了，就該對他負責任……』

我底女人一顆母性的本能的心，分明活躍而且突舉了。但我很懷疑她有這耐

性，在許多場合上，她是一個很粗暴的，男性化的人物。她底哇喇哇喇的聲音，就極其不適宜於對一個沉靜慣了的孩子。

『好吧，你去幫若雲帶帶孩子，也是有益的。』

『不！』她堅決地把頭一揚，制止了我，說：『我要把那孩子引得跟別人底孩子一樣的活潑可愛，哼，我不信我們這些人生的孩子會是白癡不——實際上應該是更加優秀的！』

她當即跑到若雲那裏去了。

當她晚上回來的時候，有一陣興奮和得意的笑痕，刻劃在她黃削的臉頰上。

『呃老劉呀！』她急迫地說，害怕飛走了語句似的。『我告訴你：第一步已經收到相當的靈驗了！』

『怎末樣的？』

『起先，大概他怕我這粗大的聲音，簡直不敢看我一眼，待我用手去抱起他的』

時候，他甚至於哭了。但我趕緊塞進了一個蘋果在他底手裏，同時又塞進了一塊小糖在他底嘴裏，他像極感興趣似的，不哭了，對我眯着眼皮，雖然還是提心吊膽的，「我相信若雲就連這點又小又容易的撫愛都沒有的。不然，爲什麼他一見到蘋果，就新奇地死也不肯放下呢？……」

第二天，她又向我報捷了。

「今天。」她說。「我把他抱到馬路上去玩了。不錯，他一聽見汽車底喇叭聲音，就恐怖地哭了。我呢，馬上用臉挨緊他底臉，輕輕地拍着他底背膊，說，「小寶寶，不要怕啊！那是汽車哪！」他也就慢慢地不哭了，祇還像一張狗皮膏藥貼緊我，彷彿我會把他拋掉似的。……」

不久，那孩子果然「復活」了。我底女人把他摔到我們這裏來，我可以隨便抱着他玩。但當我把他同別的孩子一樣，用手朝上拋舉，他還是恐怖地喊叫了。

「來……來……來……雲兒……」我底女人連忙接過他去，把臉挨着他說。「喊我

一聲嗚，小寶寶……」

「親……娘……娘……」那孩子嬌脆地叫了。

於是，我底女人連連吻着他底臉，他底嘴，引得他格格地發笑。

兩月後，他完全改變了，他能跟別的孩子一樣的有趣。而且，他那先前的啞白刮瘦的臉，被紅滿的肌肉代替了。

「哈哈哈哈哈！我底女人常常興高彩烈地說。『他現在變成多末漂亮的一個小天使了啊！看——他這圓圓的臉，一笑時的兩個酒窩，就跟他底爸爸——永壽一副神氣自然，他底眼睛眉毛生得太靠攏了，是一種富於幻想跟憂鬱的標誌，然而那是沒有多大妨礙的……』」

「瑞姐！你這樣喜歡孩子，我就把雲兒送給你吧？實在，我底心，分用在他底身太少少了。我冷淡，我疎忽，我不配做一個慈愛的媽媽再說，爲了他，我不能自由自在地去做許多事。長此弄下去，我將被那難洩的心火爛燒死的……」

若雲好幾次這樣對我底女人說。

然而，我底女人除了蹙着眉頭，回答以深長的歎息外，再沒有別的什麼辦法了。

四

雨一直下着，連一點停止的意思也沒有。

我蜷曲在這個亭子間裏，昏沉地對着所有的用具——寫字檯，椅子，床，被，甚至於洋石灰的地板，都浮露着潮濕跟綠霉。

對過那間房子底晒台，緊接着我們底窗戶。那上面胡亂構成的一間燒飯屋子，頂板是用洋鐵蓋的。在這春夏之交，陰雨連綿的時節，牠就格外出奇地賣弄牠底氣力，在浙瀝的雨點下，不斷地回答着響鬧：

『噹噹……噹噹……噹噹噹……』

我底女人每在這樣的雨天，失去了她能在外面享受一點，至今還沒被都市文明所剝奪的馬路上寬敞空間底行走，以及油綠的街樹底賞閱，就憂鬱地用眼睛盯視着房頂上許多班駁的漏雨的痕跡。

十五支光的電燈，好像得了黃腫病，透射着暗淡的微光。

雖然從窗口飄進來的雨點，打濕了我底書籍，我底頭髮，但我還不打算去關閉窗子。更加增厚着房裏悶倦的氣壓。我靠近窗口坐着，無休止地吸着煙捲，失神地望着霧一般的烟圈，消失在外面黑漆的夜裏。

這時，忽然有人在敲我們底房門了？

「嗒……嗒……嗒……」

我毫不費猜想地就判斷是若雲來了。她好像有一種固執或者有理由的習慣，總是這樣敲門法的。

「我真正謝天謝地！關於雲兒，總算有解決的辦法了！」她一進來，就大聲地嚷

着。

她那本來是稀疏的頭髮，被外面雨水淋透了，互相黏結着，更加露出了脫落的空隙，臉是顯得格外地寬大，氣色卻異樣的蒼白。而兩頰上湧現的紅暈，隱約描畫着內心過度的，殘忍的興奮。

「是怎樣解決的呢？」我底女人跳了起來，問道。

「既然我們所有的窮光蛋的朋友都不能帶……」她瞪着懊惱的大眼睛，回答着。「但我又非得馬上離開這裏，到遠遠的地方去不可。嗜……我不能再忍心帶着他，去遭遇比過去在胎包裹，在降生的黑房子裏更加悲慘的生活……而且，那又是不可可能的……於是，我拜託房東底老娘姨，請她代我找一個要孩子的人，把他無條件地送給他去。今天吃晚飯的時候，老娘姨找到了一個開米店的老板，那老板，曾經討過兩個小老婆，都沒有生育過……」

我底女人像在做夢似的，渺茫地張開着嘴巴。



『這樣……也很好……爲了孩子……』我費盡了所有的氣力，祇能說出這零亂的話。

『啊——』她極其不相稱地，吼叫地說，『還有，我今夜就要動身走了。』

『怎末這樣快呢？車票已經弄好了嗎？』我驚詫地問。

『是的，車票已經弄好了……』她底聲音簡直破裂了，失去了常態。『我不願

……今夜獨自呆在那亭子間裏……我要跟我底……雲兒……同時離開……我

是來請你們……去幫幫我……我怕他……』她底眼眶內脹滿了亮閃的淚珠，喉

嚨哽結着。『我底……雲兒……在被他們……抱走的時候……哭叫得……使我

……心亂……』

我跟我底女人連套鞋也來不及穿，馬上沉悶地跟着她一道兒走了。

到達她底住處，經過灶披間底門口，我走在最後，看見那位短頸子的房東太太

正鄙棄地聳着油滑的鼻尖，用謹嚴的語氣，跟另外幾位愛看熱鬧的太太，在發揮道

德家底偉論

『一定的……那是個私生子……當然帶回家去……怕失了體面呀……』

一陣怒火直衝我底腦蓋，我狠狠地對她們斜瞪了一眼。

『啊，杜先生回來了哩！』

一進亭子間，老娘姨驚喜得叫了起來。

旁邊站着一個禿頂，三角臉，老鼠眼睛的長瘦的漢子，隨即謙卑地亂點着頭，一

面打着乾哈哈，一面獨白似的對若雲說：

『放心啊，杜先生！我敢用良心發誓：絕對不會薄待孩子的！我……四十多歲的人了，當然會把孩子當作親生的一樣。過兩年了，就送他上學去讀書。而且，我還要請一次族人們，公許把孩子底名字印進族譜裏面去，使孫子將來承繼我這份家業。嚇嚇……因為寒族正在修譜哪……』

『好的，不要多說了……』若雲底聲音不光是破裂，簡直是嘶嘎了。『現在……』

你們把他抱走吧！啊……！——可是我底雲兒呢？……」

雲兒好像憑他過去由災亂所鍊鍛出來的敏感，嗅出了有什麼不幸的事又要臨到他底頭上了，他悄悄地把身子藏進那張圓桌子底下，小耳朵驚恐地豎立着。待老娘姨伸手去抱他，他就陡地用胳膊箍着桌子腿，尖銳地，顫抖地哭了：

『唉唉……親娘娘呀……唉唉……親娘娘呀……』

老娘姨終於用力把他抱起來了。他掙扎着，絕望地直盯着若雲，兩隻手懇求地朝若雲伸舉着，抓攬着。

若雲底淚突破了頑強制壓的眼眶，滾流在她發青的臉上。她瘋狂似的跳到老娘姨底面前，奪回了孩兒，把他摟抱在她底胸前，用臉緊壓着他底小臉，號哭了起來：

『嗚嗚……我底心肝……我底寶貝……爲了替你底……爸爸……嗚嗚……』

……復仇……爲了事業……我不能不……忍痛……割棄你……嗚嗚……乖乖！你不要哭……好好地跟他們去啊……』

最後，她閉着眼睛，戰慄地給他接了一個深長的吻，才咬着牙根，把他交給了那老娘姨抱走了。

「好……」若雲軟弱無力地呢喃着。「我……我要走了……呃……請你們替我喊部黃包車……北火車站……」

當我們走出弄堂口，她匆匆地跳上了黃包車，我們互相問誰也說不出一聲「再見」。

我跟我底女人像參加了一次嚴肅的宗教底儀式，沉默着朝家里走去。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上海。



文化出版社